

抗戰

第一輯

抗戰

新知書店總經售

石火出版社出版



THE NEW KNOWLEDGE BOOKSTORE



505-2
102123
57
21057

605

抗戰第一階段

——四幕劇——

歐陽凡海著



石火出版社出版

目 錄

題 記	(1—8)
逃 難 (第一幕)	(1—18)
逮 捕 (第二幕)	(1—24)
會 議 (第三幕)	(1—32)
戰 爭 (第四幕)	(1—38)
插圖四幀	



題 記

我寫創作的命運很是不濟。這個劇本寄到「文藝陣地」裏去的時候，被壓下了三四個月之久，遲遲不敢發表，後來是終於發表了，記得編者是在編後記之類裏面吧，我記不清了，大意是說我這劇本因為暴露得厲害，他們一時不敢發表，後來再三考慮，終於覺得還是可以，理由是如何如何，便編上去了。以後在香港引起過一些議論，雖不算惡，可是這回我有一個中篇小說「果」，在「七月」上發表，編者也在「排印前小記」中預先加以指責，評為「沒有能夠從舊現實主義底限界上跨過。」我想，這恐怕都是表明我底創作缺點太多，其缺點甚至可以惹出禍祟，罪延發表我底作品的雜誌，所以主編這雜誌的都如此誠懇誠懇吧？記得我在東京讀書的時候，也曾寫過一些小說，發表在同人雜誌上，結果是大惹「同人」的氣，至於在本會士當面隱身為「張恨水運不如」，但我是不怕批評的，中肯的箭，我很願意承受，甚至亂下的斧頭我有時也誤認為好意。我對於「張恨水運不如」的謔號，到現在還沒有了解其中的深意，因為我至今還不會研究過張恨水，只知道他是露骨懶慢，未免太空泛了。

點，所以也不能得到教益。我不去研究張恨水，並不是藐視這個題況，是覺得他們有話說不出，給人亂扣帽子，既不能給我什麼教益，還不如我自己從另一方面研究研究吧，如此者數年。現在，人家都以爲我是寫文藝理論的，其實我所愛的是寫作，所以是終於不免又要寫劇作了。這劇本是前年寫的，去年又寫了「真」，然而今年還才發表，就似乎發發可危，惡評就在不遠了，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可見就是隔了幾年，然我或者仍沒有進步，仍不外是「張恨水還不如」。

但好意的批評家仍諸不棄，有話請盡量說。我的創作仍然還是老樣子，沒有長進，那是因爲能力實在有限，沒有辦法，但我努力改進的心，却並沒有死，故着尊意沒有落空，能照寫的一定照寫。至於惡意的批評家呢，噫，沒有就結了，不中肯的謗議，是誰都願意少聽些的。不還批評的好與惡，實在難於分出界限，起馬要聽了才知道是好是惡，不聽是只能玉石俱焚的。我決定不惜好好惡惡，一概聽進去，而且仔細的聽，仔細的分析，因爲我實在沒有許多自命不凡的作家那樣自負，對自己的創作尤其缺少自知之明，俗語說，癩痢兒子自己底好。兒子即使偷了人家的牛，不被判決死刑，總還是不喜歡他自己頑滅的。

我覺得用形象來創造思想與感情，比之有血有肉，實在比用概念來傳達思想與感情，要難得多多，所以要編造得既

既不容易，錢造完了，有沒有達到任務也不容易把握得住。創作與批評，實在是相輔相成的同一工作，偉大的作品，是創作者與批評者合作成功的。有人看到這裏，或者要挖苦說：你自己是寫理論的，而且還在「救亡日報」上編了「介紹與批評」，現在既又樂心創作，不是就可以相輔相成了麼？何必還要別人批評呢？這我又在不以為然，因為良醫也醫不了自己的病，批評是還不能不有待於高明的讀者諸君的。

我底創作其實並不怎樣黑暗得可怕，就如這劇本，我底希望是很明顯的，只不過和黑暗交織在一塊罷了。但我的開始寫這劇本，並不是受了「張恨水還不如」的諷殺之後，居然自以為另有把握，才來開始的。寫第一幕的時候，並沒有打算寫四幕劇，完全是爲了錢，想寫的一個獨幕劇。那時我在一個離開大都市相當遠的地方，生病，想錢用，恰巧有一個戲園徵求劇本，中第一名的，說價五十元。寫一個劇本，得五十元酬勞並不算多，因爲只要有一二萬字，寄到雜誌上去發表一番，五十元也是不台少的。我對於徵文之類，從來沒有妄想過得價，即使有一千一萬元也好，因爲對於那主持徵文的人，我就未必相識得過，況且只有五十元，而且要第一名，在平時，我是決不會去自討苦吃的。那時却不同，因爲一、那地方交通不便，隔大都市太遠，要待文章在雜誌上發表了再拿錢，還水救不得近火。二、那地方的機

關，我還很信得過。三、在那裏，吃穿一切由公家負擔，手頭的錢，單拿來添買些營養好味的食品，五十元錢在抵得上五百元。四、我在那裏作事，並不在乎錢，如果有比我更好的劇本搶去了我的價錢，那只要我底劇本還可用，就送給公家也不妨，況且我還信得過搶去我底價錢，一定是因為他底東西比我好，並不是因為主持者是他底弟子，可以心平氣服。這樣，就動手寫了，當時看見柳林的一則通訊，覺得和我所曾經驗過的很相像，就以那為主題，把我自己耳聞目睹的一些事組織起來，寫了一週有餘，隔畢，就病倒了。以後只由 G 君給我抄了一遍，接着就離開那地方到武漢養病。到了武漢，我就想，不妨再多寫幾個獨幕劇，合成一個多幕劇吧。怎麼獨幕劇又能合成多幕劇呢？我底意思是想使每幕自成一個獨幕劇，而這些獨幕劇又相互貫通，合成一個發展的故事，成為一個多幕劇。這是很不容易嘗試的，從前有無別人做過，我不知道。我想，不妨試試看，就寫了第二幕。第二幕沒有寫好之前，我曾把第一幕的原稿給朋友看過，聽了些意見，改寫過一遍，又在 G 君抄了一次。第一幕寫好後，便又將第二幕原稿請朋友看，得到的意見是說，人物底個性總不凸出，看不出個性的發展。這話使我馬上加以反省，覺得我底力量在這個性上是否已經充分發揮了，確是不容自滿的，因此便又把一二兩幕改寫過，又在 G 君抄出來，以後

的三四兩幕是到桂林來寫的，其時仍在病中，因為受了一二兩幕的教訓，所以第三幕的下筆便慎重得多了，躺在床上不能工作，就專心構思，有了兩三個月，才算躺在床上，用鉛筆在拍紙簿上寫成，仍由G君抄出。這幕改得最少。最難產的是第四幕，因為第三幕寫完了以後，我仍然不知道該要寫幾幕才算完畢，四幕，或者五幕，我自己也不知道，拖拖延延，想想歇歇，又在病床上睡了四五月之久，才搜集了要用的材料，統而加以挑選，方纔看出「前途」，覺得四幕可以結束了，於是就開始加以細微，動手來寫，計自一九三八年二月寫第一幕起，到一九三九年二月才寫完第四幕，為時一年，其間也寫過別些文章，而大部分的時間，倒是因為臥病寫稿雖然痛苦，于健康的恢復又很有妨礙，所以畏畏縮縮，拖拖延延化去了的，實際用在寫這劇本上的勞働時間，恐怕還不到一年的三分之一罷？但這只是指我個人底勞働時間而言，如果加上抄寫的G君和閱稿、批評的朋友底時間就不止了。我曾在「介紹與批評」上談過作家底手工業狀態，我這作品寫的出品，並不能單代表我個人底勞働量，這劇的第一、二幕，抄過三四遍（有一次因為清稿失了，只有草稿，不好用，又抄了一遍），三、四兩幕，也各抄過兩三遍，所以，單以寫作這劇底直接勞働而言，起碼就包含四種人：即抄寫的G，閱稿批評的人，其中主要的是胡風，插畫作封面的劉

建菴和我自己。

我對於戲劇工作，一向視為畏途。我所以開始了這劇本的寫作，前面已經說過，完全是被「金錢所引誘」，決不想擠到「劇壇」上去。記得我在上海法學院讀書的時候，大道劇社正紅，就在學校附近，我也曾談介紹進去過，是當什麼呢？我自己也不明白，他們也不會分配過我什麼工作，大約是還不會看出我有什麼可用之處吧。我有空，大抵也只去走走，看見他們或唱、或笑、或跳、或叫、或接吻、或拼殺、或焚燒桌椅板凳、或大吃大玩，都無往不適，真所謂瀟灑豪達，莊嚴活潑，浪漫得可以，我就只能站在旁邊看，活像一個鄉下人，夾不進去，也談不上，不料有一天，他們要去暨南大學演戲了，說也要我去，可以做點事。去時好像是用汽車載的，比較和我還談幾句天的，我在大道劇社唯一的熟人趙銘彝也在一道，這近戲院雖然不上台演劇，倒也談笑自如，很活潑的，其中只夾進去我這一個傻瓜，聽他們笑鬧鬧，頭腦便不大清楚了，只聽得趙銘彝在敘述他出發前當押了毛線背心的情形。那時還是春初吧，很有些寒意，當了衣服去演戲，棉綢的縫很可佩服。他們活潑的情緒很不錯，這裏面現在有許多演員都當明星了。到暨大那晚演的什麼戲我忘記了，只記得大意是同情黑人的，大約因為暨大非僑用當多的緣故吧，演無色人種虐待有色人種的一個故事，結果是

光明還是黑暗，我也配不得了，總之要我湊湊數，充當充當黑人，把全身塗滿凡士林，又塗上棕黑色，穿一件很單薄的黑帶人底衣服，我不是說過那時是奉初，很有些寒意麼？所以塗上一身凡士林，穿那單薄衣服是很冷的。我實在不會干顧去當任這吃苦的脚色，被這關一叫，那個一拉，不知怎樣，胡里胡塗就好像死囚似的給他們擺佈好，推到舞台上去了。我所當任的這脚色，大約只要不怕冷，誰都會來的，因為不用開口說話，上了舞台，只要裝出一心在那裏工作，主人打來罵來的時候，退幾步不要反抗就是了。我在舞台上冷接觸的工作了大約有十五分鐘之久吧，就閉幕了。冷倒不要緊，全身塗上凡士林和棕黑色，我覺得也還〇玩，最糟糕的是要洗去這棕黑色，可真沒有辦法，因為是用凡士林塗的，用水洗不掉，仍舊要用凡士林一處處搽去，這一夜真是弄得一身是油，到第二天還是手一伸出來，便從指甲上表現出自己是黑色人的虛統的。而且，那夜不但演戲挨了凍，演完戲之後，大家睡在舞台上，男男女女圍來圍去，被也不得舒舒蓋，第二天就感冒，終於頭痛發熱。從此就生了病，離開劇團去。這就是我和戲劇發生過關係的第一次，從此就不曾再領教過，而且總有點望之生畏了。所以談到舞台經驗之類，我一點也沒有，這劇本決不希望上演，只希望給人家讀讀，能多賣幾本，我是歡喜的。

這劇本，因爲每幕獨立當作獨幕劇，所以每幕都另有一個名稱。原名本來叫作「中國人的站起」，後來改作「第一階段」的，是我但願我所寫的是早已過去了的抗戰第一階段的事情，現在已經不復有了。可是看近來的情形，似乎又井不一定，還是很可悲哀的。

一九四〇，一，一六。記於排印之前

附 記

我這劇本，多半是爲農民而寫的，昨天接信，六十餘歲的表表已經死了，這位安分守己，弓着背脊勞作一生，而仍然在貧苦中死去的農民，如果在托爾斯泰底下，是一定可以見上帝的。然而我沒有這樣的信心，因此也沒有安慰，只有默默的悲哀，無論如何，中國即使有一天會變成地上的天國，他是只能含辛茹苦的了，而他也從來沒有夢過地上的什麼天國，他底一生，就好像一頭疲老的牛，低落頭默默的做，低着頭死去了。我謹以此書紀念他。

一月二十三日

廿八廿五
羽羽羽

第一幕

逃
難



逃 難

——第一幕——

人物：

大康伯：五十九歲，家用勉強支絀得過去的農民。

雲香伯等：五十七歲，大康伯底妻。

孫家：大康伯底兒子，年二十五六，性好打獵，重情義，
，甚爲村中青年所愛戴。

蓮花：孫家底妻。

賜祥：孫家底大兒，五六歲。

賜福：孫家底二兒，三四歲。

月英：孫家底女兒，未滿一歲的嬰孩。

申藏叔：年四十五六，忠厚的商人。

二嫂：申藏叔底妻。

翠澤：年三十一二，中學生，申藏叔底兒子。

秋英：年二十五六，中學生，申藏叔底女兒。

叮伯：鐵匠，三十歲上下。

牛生：遊手好閒的獨身農民，三十歲上下，孫家底朋
友。

余杭：二十二三歲的一個設地服務區的女團員。

王貞如：也是設地服務區的女團員，十七八歲。

兵士甲，乙。

羣衆甲，乙。

羣衆。

地點：離我線有百數十里的一個叫作趙村的小村坊。

時間：嚴寒陰冷的冬天的上午。

佈景：一間古舊的小屋子，沒有天井，泥地面；天花板上掛下一串串的煙簍。堂前上橫的壁上貼有白洋紙紙的中堂和紅紙對聯，上部都已被烟熏黑了，一支土槍斜過右面一只對聯的右上角靠下來，冷冷地嚙着一個曲尺形的土槍頭。靠牆上橫的幾張一字桌，桌子底紅漆已剝落了大半，桌上有古舊的銅香爐，燭台只有一隻，還有黃泥茶壺，毛竹煙桿，盤，粗盞，鉢盂之類。長一字桌的極右端有一扇通臥室的門，門上掛有竹簾，簾上掛有小竹筒，小八卦，剪刀尺之類的一串避邪物，都發黑霉或黃黑色了。長一字桌前面就是一張方桌，舊了，顏色污黑，但很結實。桌緣被刀砍了似的殘缺不平，露出黃污的樹木底本色。方桌前面放兩張長條凳。右邊靠舞台前的地方是一扇大門，不緊閉，從門內裡壓看得見門外的斜坡上爬下來的泥路；門內的壁上掛着挑水的

扁担，鋤頭草鋤之類的農具，門背後放着掃帚，掃箕之類的東西。左邊靠舞台前稍裏一點是一扇通廚房的門，常常敞開着，門內冒出微滾的煙，廚房內的灶爐等隱約可見。靠廚房門的那一邊瓦上橫的壁下放着一頂黃色的竹簍筐，筐頂上堆滿零什物件，沒在黑暗中。廚房有一後門，和叮伯家底廚房門相對，通屋後的山，屋內因為沒有天井，光線大部分從大門射入，一小部分從廚房射入，是暗淡的。暮靄時，蒸氣滿屋，大康伯坐在廚房門的門檻上吸毛竹桿的旱煙，牛生手裏抱着大要啼哭的孫家底未滿一歲的女兒月英，在屋裏打旋；摸着手英，煩躁地口裏大要呼着不慣手的兒歌。這樣，幕開後過了一兩分鐘光景——

牛生：真是麻煩，把她丟到毛坑裏去罷。

大康：是呀，過花到這時候也應該回來了。

牛生：她去做什麼？把孩子丟下了這半天也不管。

大康：還不又是小藏叔叫她去了。

牛生：區區呢，實說不要哭吧，噯——小藏叔這兩天真是活見鬼，叫來喊去，人家自己也管不了，誰還管得了他這許多事。

大康：實在也怪不得他。我們靠什麼吃飯呢？北方我們務農的人沒有了土地，就不能吃飯，他在縣裏做生意已經多

年，一年到頭三百六十日，全家大大小小，那一下不聚地方上生氣息？——走到別地方去？哼，喝東風！

牛生：他底老婆這樣喜歡杭州府麼？家裏住住不高興，要出去寫字了呢？

（大康伯底妻雲香伯手裏抱着三歲的孫兒賜福站在廚房門裏，從大康伯背後伸出頭來。）

雲香：這種話說不得呀，天收的！二姑這個人你還不曉得麼？她總是爲兒女着想哩。

牛生：哼，兒女！這底女兒年紀這麼大，肚裏還不是另外有算盤，大康伯啊！

雲香：講不得呀，牛生，積積口福！你們這些人，就是這樣國王面前討不得一張乾淨嘴呀！

大康：他們年紀輕的人放他們走，本來也是一條活路……不過……

雲香：真嘿！留住他們做什麼呢？我們底孫家假使有地方好去，我早叫他帶着老婆兒子遠遠去了。

（孫家從大門上。）

孫家：飯好了麼？他們都快好了，早點吃了再走，聽說這回在這裏駐紮呢！從前還只是經過一下，日本鬼子越打越近，現在我們這裏竟駐起兵來怎麼好？好也不能天天新起來呀！

雲香：怎麼！要駐紮？不走了麼？那真……

牛生：女兒抱去！這種死哭活哭的女兒帶到什麼地方去也錄
不了，她哭起來，長毛還不聽見！

雲香：摔折骨頭的；你自己抱得不好，還怪我們底月英！啊
呀，飯壞了，我真昏，談天談得忘記了……（沒入廚
房中。）

大康：哼！年年打仗……打來打去，總要把人打乾淨才歇
力！

雲香：（從廚房裏答應。）他們不自己是一量自己底力量！
打不過日本人就不要承受打呀！何苦弄得我們這樣苦呢
？這種日子冷撒撒去能外面。

牛生：（月英交給孫家便不哭了，接過大康伯手裏的煙在
吸煙。）這不只冷撒撒呢，你不要說得驚心！這回可不
同了，要按家派丁——日本飛機一來；哼，錢村的事你
不是聽見說過麼？我們這樣的村，一個炸彈便乾乾淨淨
了。噫！這民行的，到她爸手裏就不哭了囉！

孫家： 噫噫！你底手生刺的——

大康： 同時 又聽不懂，不對勁就殺。橫州給日本鬼子可不好
弄，話打進來的時候，聽說年紀輕的都給殺掉了。怕小
後生們不服管呀！

牛生：日本鬼子不來也是一樣，七捐八稅，那樣不是種命符！

大康：日本鬼子來是給殺死，不來是給逼死，降漢！死得沒一點！（從廚房門檻上站起來走入客房。）

雲香：（在廚房內。）日本人也可惡！他們為什麼自己窩裏住得安安吉吉的，要想起來殺到我們這裏弄得六神不安呢？

孫家：中國人太好欺侮了哇！（邊花從大門上，急急孫家身邊，抱過女兒來，說：「寶寶寶寶，哭黃了吧！」就坐在長凳上，解開懷喂奶，月英見母親，撒嬌般哭了起來，但含上奶，馬上便不哭了。）你是到那裏去？（對邊花。）媽一個人煮飯，你倒好走開了去？

邊花：中藏叔叫我去呀，他自己挺神疑鬼，說秋英大姐想偷偷走掉，而我知不知道，我那裏知道這些事呢？……秋英大姐從來沒有和我說過……（做了一下手勢，表示要孫家不再憂。）二姑和中藏叔來了。

牛生：（把旱煙桿交給孫家。）這麼冷，弄點火出來吧！性命都快沒有了，還省儉火麼？（跑入客房，孫家接過煙桿，就坐到廚房的門檻上去。中藏叔和二姑上。孫家始起表示迎迓。）

孫家：啊呀！中藏叔……二姑！

中藏：吃過了麼？

孫家：還沒有。吃煙！（中藏叔接過煙桿，孫家再去坐在廚

房門樓上。（大康伯從孫家背後擠了出來。）

大康：申藏叔！有什麼話好說！這個期天下，二姑！

二姑：還有什麼好講！哼，出這亂世，真是受罪！還不如跳
到木主湖裏去好？

孫家：
大康：坐坐！二姑！

（雲谷伯從廚房裏擠了出來，迎上二姑，接過邊花手裏的嬰孩。）

雲谷：二姑！啊，你（對邊花）去看看灶上吧！月英跟我抱，
（邊花入廚房。）二姑！總是人心不好，天要降禍。
今天總是只有走了，申藏叔，你說是不是？劈面鋒要避一避的。有什麼事以後商量！好漢不吃眼前虧，二姑，你說是不是？鬆一鬆鋒頭再說；倘使是不能出來的，再另外想辦法，倘使出來不要緊；再出來罷，還有什麼法子呢？這都是天行的事，沒有法子好想的。

大康：真是天行的事！我們總是只有這樣的了，萬一有什麼事，橫豎是聽天行事罷，是不是呢，申藏叔？

申藏：是嗎！我是說天做的事，硬要躲是躲不了的——只不過是暫時躲避，倘使天不作惡，躲避就完事了。倘使天要作惡，你真的逃得了麼？

二姑：伯壽！你和大康伯做做好事，請他！我是說雲深和秋英也這麼大了，做爹娘的也不該硬拘束他們的。看這

租世界，他們說走遠點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呵。我們年紀大的，死就死，何苦拖他們一路死呢？伯說？

中藏：走遠點也不是沒有道理！你只要說你們通通一串要丟下祖宗家園到外鄉去寫意就是了！你去好了！我又不是捨不得你們！你總是袋手頭上還有幾厘錢，到了他州別府，用完了，你再到什麼地方去拿？你不知道，我們底命根是生在迦裏喂，祖宗積下了這些產業，你背得起走麼？

二姑：產業！你現在這死死守着產業！他們兩個都是讀書的，一個是青春少年，一個是姑娘，被大兵看見了怎麼辦？他們說鬼子看見肚丁就殺，讀書的更壞殺，那怎麼得了呢？

雲霞：有路走，走了也好！中藏叔哪！我們年老的就由它！年輕的就讓他們走吧！

中藏：打仗還打一生世麼？不歇力的麼？民變以來，擲一次打仗不是過往一下？日本兵老在迦裏吃什麼呢？不管是中國勝還是日本勝，勝負分了不就太平了麼？豈是這個勢面詐，兵倘要真的一生世不走，有什麼也就沒有了，逃到別處去有什麼益？

二姑：人不要緊，東西要緊？

中藏：東西不要緊，你吃什麼？穿什麼？這種日子，沒有東

西你倒活活看？

（牛生捧着火盆從廚房裏出。）

牛生：喂，烘火！烘火！吃得飽的，烘得緩的再說。

二嫂：他們說：這閻丁，是要打五六年的。

中藏：你聽他們底鬼話！他們在學校裏念些鬼書！

牛生：隨他打幾年！我們這種人頂好！前面一根桿！後面一個屁股，邪心思！

孫家：你開心囉！倒是打仗好！

中藏：你（對二嫂大聲。）還是先去，要他們不要起疑事，今天跟人家到屋後山上去躲一躲……

二嫂：你去叫他們走吧！我是叫不走的。

中藏：（暴躁地。）自己一家人都弄不好！都弄不好！你要這樣，我要那樣，難怪一個區家！一個國家啊！

邊花：（從廚房裏。）公公，在這裏吃還是怎麼呢？飯好了！

大康：好了麼？

雲香：二嫂，中藏叔，還沒吃過吧？

孫家：在這裏吃吧！（進入廚房。）

牛生：好吃！吃好逃命！（進入廚房。）

中藏：我吃過了！你，你們吃吧！我去了。你（指二嫂。）也去了！我要去料理東西了，備些乾粮，是不是？我是沒有這許多工夫談天說地的！（從大門下。）

雲香：申叔，你去了麼？……二姑，在這裏吃點吧！

（牛生和孫家端飯，從廚房走出。孫家到櫃裏去拿出了一兩罐菜放在方桌上；便和牛生二人各佔桌子的一邊吃起來。孫家站着，牛生一隻腳搭在凳上，靠着桌吃。）
孫家：在這裏吃點吧，二姑，爸爸！（對大康伯。）去吃吧！

二姑：我不要，不要。

大康：嗯，少吃點吧！二姑！

（大康伯入廚房。）

二姑：不，吃不下！我想想這樣的世界，真還是死好些！

雲香：啊呀！二姑不要傷心，申叔是那麼一發不通的脾氣，有什麼法子呢？今天躲過，再看明天吧，二姑！你也只好大意些了！

二姑：我假使沒有慧澤和秋英在身邊，隨他怎樣都可以。你說一聲，還說你靠着身邊有幾個錢，真氣煞人的……我做人也快做半世了，還捨不得死麼？可是秋英我勸不住呵，她爸爸還是睡在夢裏一樣的，（小聲）秋英這孩子做事是有決心的，她又不滿意她爸爸給她作主的婚事，她真的要不管三七二十一走掉，她爸爸又要氣死的呀，可是這個世界又怎麼辦呢？

雲香：申叔是一個發不通的人！二姑！等他脾氣消了的時

候，我們再去勸他，現在是沒有用的！——我還不想！

把這些做的小的弄出去，我們老的，還怕什麼？

大康：（端着飯盤從廚房回。）吃點兒！二姑！（盛了點菜在飯上，又進入廚房。）

二姑：你自己吃，大康伯！不要拘禮。我要去了。我底心裏真是像嘛一樣亂……我真想好好和你（對雲香）談談，秋英在她爸爸面前，一句話也不敢說，她爸爸這樣固執，我呢，勸她麼？安慰她麼，兩面爲難……啊呀，我還是到五郎廟去問問菩薩看！伯母！我和你約定，我是不去縣的，倘麼你也不去縣，有工夫就來和我一道去問問菩薩！

雲香：我也是這麼想。你真想得不帶！二姑，我昨晚做夢五郎老爺兩支帽樑亂掉了，要去看其不真的——恐怕不是一假好兆頭吧——要打多少長久，老爺是曉得的。

牛生：又是要去問菩薩了！問我兒！

二姑：不要亂講！說的笑話好說，菩薩是得罪不得的。

（牛生和孫家都拍胸吃飽，走入廚房。叮伯忽從後門走入廚房，從廚房裏傳出聲音：「還不好麼？走吧！我們什麼都預備好了。兵已經到了，到了。」）

雲香：啊呀！快點！到了麼？（恐慌狀。）吃了飯，就可走，他們都快吃好了，叮伯！

(呵伯上。)

呵伯：哦，二嫂也在這裏！一道走吧！我們到後面山上去避一避再說，到了，到了，祠堂裏都住起兵來了。伯婦！快點！

二嫂：我是不怕什麼！就是兩個年輕的，我真担心！真是沒有法子好想！

呵伯：啊！萬事先世都註定了的，二嫂是修善積德的人，我但你要緊。可是，快點！快點！

(大康伯，孫家，牛生及賜祥，賜福等從廚房裏一齊擠出。)

雲香	{	對了！二嫂想想你底修善積德，倒也可以寬一
(同時) 張心平啊！怎麼辦！我是——說早點燒飯的。		
牛生		又是什麼修善積德，呵伯，你倒是和老太婆們談得上些呢！

呵伯：啊！莫開玩笑了。

大康：就把東西帶起走吧！呵伯你們先走，我們就來了。

賜祥：我也走！爺爺我也要走的！

二嫂：啊，我要回去了，伯婦！我在家等你去拜菩薩呀，我走了，你們(對孫家他們。)好好去躲，我去叫他們也到後面山上去避在你們一道吧。

孫家大康：你回去麼？那地方，你們知道的麼？

二娃：知道的，知道的。

雲香：那麼你先回去，二娃！不要和申藏叔爭了，二娃！

叮伯：我也回去了，你們就來，我去了！（忽忽從廚房下，

雲香伯娘眼睛裏含着淚望着二娃的背影從大門口消失，這時大家都好像惶恐的不知所措，孫家走入上橫右端臥房的門裏去，蓮花從廚房裏端着洗好了的盤筷走出，將盤放在盤櫃內，在前襟上揩了揩手，便走到方桌邊呆立着。大康伯也走入臥房內，接着孫家從臥房裏拿了一些帶，一包狀元糕似的東西出來。）

孫家：還呆在那裏做什麼？把小孩綁在背上：（遞帶給蓮花，蓮花從雲香伯娘手裏接過嬰兒來，就往背上綁，牛生趕快跑過去幫她。）

大康：（手裏捧着幾件棉衣從房內出。）這些棉的都帶去，夜裏假使悶不來呢？山上是很冷的。

孫家：媽媽飯都沒有吃！快多吃了一道去呀！

雲香：我還真的也去那麼？這孩子！我還怕什麼？年紀這麼大，我等下再吃，現在吃不下。

大康：吃飽要吃的！愁也用不着愁，一切都是天數。

蓮花：好了。我背好了！賜福來，媽抱你去玩。賜祥去叫爸爸；媽媽，你真的一道去吧！

孫家：媽一道去吧！

雲香：你們願意自己去。不要管我，我自有辦法的。問問爸爸看，家裏的東西不要人看麼？

牛生：門關起來，一刻工夫再回來看就是了。

大璽：就由她在家裏吧！我們快逃走，等下兵進了屋怎麼辦。那麼（對雲香伯母。）你在家裏，我同他們一道去安頓好了再說，家裏有沒有事，你就來告訴我！我是就要回來的，頂遲晚上我是要回來的……

牛生：老年夫婦還捨不得麼，晚上要回來？

（沒有人回答牛生，雲香伯母強作笑容，故意滿不在乎的樣子。）

雲香：你們快走！（輕聲）。走！外面有腳步聲！（雲香一面走去開大門，孫家大璽伯牛生邊花及小孩等都從廚房門走出去，不見了。雲香走到大門邊，正拉着兩扇門關去的時候，兩個兵帽伸了進來。即余抗和王貞如。）

余抗：老太太，你沒有出去麼？

雲香：（呆若木鷄，倒退一步。）

貞如：老太太，你不要慌，我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鬼子。

余抗：啊呀！老太太，你不要駭，不要駭！（一把扶住雲香）不要慌！我們不是壞人，我們是打日本鬼子的。我們又不搶掠，也不殺人，也不是來拉夫，你何必這樣怕呢？

貞如：你起來吧！太太！我們決不怎麼弄你的，我們是爲了
不讓日本人來殺害老百姓，來保護老百姓的。

余抗：我們決不犯你們一根頭髮。太太！你安下心來想想看。
雲香：救救！……救——命——救——老爺！

貞如：啊呀！我們不是老爺呀！我們又不是軍閥！

雲香：老爺！老爺！饒……饒！

余抗：我們不怎麼你的。你看！太太，我們不和你一樣是人
麼？手裏不帶刀，也不帶槍，不過穿的衣服不同就是了。
了。

貞如：我們是女的，怎麼會是老爺？

（雲香伯娘看了看她們半驚半疑，又轉而放心了些，但
還連叩頭。）

余抗：你起來，老太太！不要叩頭，你看，我們是自家入！

雲香：（仔細看了看她們。）小……小姐！饒——命！（看見

余王二人態度和平，才停止叩頭）小姐！救救——救！

余抗：你只要放心好了，太太！（兩人一齊用人把雲香伯娘
扶起來。）

貞如：啊呀！你站穩呀，老太太！你怎麼這樣駭怕！

雲香：我……我……等一等！喂！我底膊，喂，小姐！饒命
！（又往下跪。）

貞如：喂！起來！起來！再不要跪了！
余抗

（雲香又仔細看看王、余，見王、余還是先前一樣和藹，才安了點心。）

雲香：那麼！小姐，讓我——我還站不起來。（一屁股坐在地上。）老爺！老爺是那裏來的？真……真！得罪了！得罪！

余抗：說那裏話！太太，你放心！我們是從北陽來，剛到不久！啊，你放心！太太，我們決不侵犯老百姓的。我們是爲了要打日本帝國主義才到這裏來的。

貞如：這一帶的老百姓都到那裏去了？老太太。只你一個人在家麼？

雲香：（立刻又壓了起來，連連叩頭！）小姐！確實！確實！只我一個人！

余抗：啊！不要緊的！太太！只你一個人也不要緊的——我們並不是來拉人呢！太太。

雲香：噫！我全家確實只有一個人！我是一個孤老！你們要怎麼，就把我怎麼吧。

余抗：不怎麼得的，老太太！我們又不是日本鬼子，要欺弄中國人，你聽見說過麼？日本人來是要殺人放火的，看見中國人就殺。我們呢，是中國人，你老太太，就是我們底長輩，我們哪有怎麼你的道理。

貞如：是的。想到我們底祖母，就是和這位老太太差不多年

託的了。

余抗：老太太，我和你說，日本鬼子快要打來了！我們中國人要合在一夥，大家一道去打日本！才不被日本鬼子打進來殺我們呢！所以現在的兵士是決不欺侮百姓的了。

你放心！

雲香：我這麼年紀大了，日本鬼子來，和他拚一拚，也不怕什麼！哦，小姐！你到屋裏坐一坐我就起來弄點東西你們吃！我真！真對不起！

貞如：不要緊！你慢緩起來！

余抗：我們年輕的也要和日本鬼子拚一拚的。

余抗：我們不只是一個人和日本鬼子拚了就完了，老太太，我們還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都在日本鬼子手裏！我們一定要大家合起來，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才能把子女弟妹救得出來呀。

雲香：（已緩慢從地上爬起來。）小姐說得不錯！是呀！倒是年輕的人要緊！要救救他們哪！

余抗：對了！要救救他們！

貞如：救救他們！救救他們！（一面向桌邊走去。）小姐！這裏坐！我去弄點茶來小姐們吃！吃過飯了麼？小姐？

貞如：不要客氣，不要客氣，太太！你自己休息一下！

余抗：太太，你自己坐坐吧！我們談談！等下我們口渴，自

已去燒茶吃好了，不用你勞碌！

雲香：講什麼話！還敢勞碌小姐！我去，我去！

貞如：（一把拉住雲香伯母。）歇一歇！歇一歇！我們沒有口渴。

雲香：啊！這是那一世修的善？天上放下這兩位小姐菩薩，怎麼當得起！

貞如：並不是菩薩呢，太太！中國人和中國人再不殺陸些，聯合起來，還能打日本人麼？

雲香：不瞞你小姐說，中國人！大前年的什麼保安隊也是來打仗呀！我們村裏拉去十四個人！說是有工錢的，當挑夫！小姐！有四個死在路上了，有兩個給槍托打傷，回家來吐血，一個死了，一個現在還沒有好，黃皮吊瓜！只有東葛人和叮伯還算運氣，逃了回來，另外還有六個人如今還沒有下落！小姐！這不是當了砲灰了麼？

余抗：但是……但是……

貞如：（趕快接上。）但是，這回不同了。這回是打外國人！是中國人和外國人打！中國人不准再欺侮中國人了。

雲香：說是這樣說！小姐！我真是活了一輩子，第一次看見你帶這兩位小姐呢！領弟媳底女兒！不瞞兩位小姐說，就是一索吊死了！怎麼見得人呢？那姑娘真不錯，細皮白肉，生得又苗條，又穩括；真是做一樣像一樣的，馬

上就好找個官人，順頭順腦過日子了，那個不說領弟媳福氣呢？那個料得到那些天理不容的，……真可憐！可憐！輪流了九個漢子……小姐！我們都是女人，好說說的！啊！你們真好！你們是，也打仗麼？

余抗！老太太！那臨兵是軍閥底兵！他們是自家人打自家人，現在我們不同了，我們是要打外國人，要保衛祖宗，中國兵也不再自家打自家人。大家已經約定一齊去打日本，所以就打起來了，打到現在，以後還要進一步，要老百姓也和兵聯成一氣。只是老百姓還沒有知道這情形，還以為我們也和從前軍閥的兵一樣，所以我們就是要和老百姓說明白這情形。

雲香……總是聽見說過，外國人一來真是殺得……年青的都殺的……聽見說起來都還怕呀！可是，中國兵也要拉夫不好呀！

貞如：現在我們並不拉夫。打日本鬼子是大家底事。誰個沒有子女兒孫呢？誰個願意自己底子女兒孫給日本人殺？打日本是大家底事，不用拉的。

雲香：不打日本，大家和和氣氣不好麼？

余抗：是日本人要打我們呀！太太！我到中國人給他們殺了多少多少！他們還要打來呢，再不打他們還了得！他們越殺越來呢！

貞如：老太太！我們是決不拉夫的。像我們兩個人都是自己願意來才來的。假使自己不願意，誰也不准強迫。

雲香：是這樣麼？那就好極了。小姐！我再要去弄點什麼東西給小姐吃了！（站起。）兩位小姐家裏也有爸爸媽媽的麼……還有弟妹吧？

余抗：我們都有爸爸的。
貞如：

（雲香伯嚕向廚房走。）

余抗：我們一齊來，一齊來，太太！（跟上去。）
貞如：

雲香：不用你們勞神！小姐老遠地來，不吃力麼！坐坐，歇歇！（雲香伯嚕走到廚房門口，忽然停住，想了想，回過頭來。）小姐！（輕輕地。）

余抗：你不要叫我們小姐才好呢，太太，我忘了告訴你，你還是叫我們——叫什麼好呢？貞如？

貞如：就叫同志……叫我們同志好了。

雲香：同姊？哦，叫你們大姊吧！我們這裏叫姑娘都叫大姊的……不錯，你們也不要叫我太太呀！我們是務農作種的人家，我真忘記了，是的，我那裏配作太太呢，你們都叫我雲香伯嚕吧！他們都是叫我雲香伯嚕的。

余抗：好的，好的，好的！我們叫你伯嚕吧！我底口音聽得出來麼？我是山客入呢。

貞如：我也是——她是城裏，我是鄉下。好的！我們叫她伯

婦。

雲香：只要叫雲香伯爺好了！帶個名字，單叫伯爺當不起的。你們底口音我聽得出一點點，我是——說，那些雲石匠的山客入，口音有點跟你們差不多，那麼，大姊們底家裏還好麼？沒有丟過炸彈吧？那裏真好，那裏真好。小姐！哦，大姐，（輕輕地。）那麼，大姐？你們是什麼兵呢？真不拉人麼？

貞如：真不拉人的。你看，我們館也沒有，兩個女人，怎麼拉人。

雲香：（看了雲通門，有點相信的樣子。）恐怕只有你們兩位大姊好，別的兵還是要拉人的吧？

余抗：別的兵也不會的。只要是中國兵都不會的！老伯爺！我告訴你，別的中國兵假使拉人，我來担保！我就是兵，為什麼我不拉，他們會拉呢？兵是要聽上官底命令的。上官下令要拉人，就個個兵都要拉人；上官下令說不准拉人，便誰也不敢拉了，現在打外國人，上官下令了，不准拉中國人，所以隨便什麼兵都不會拉人的。

貞如：對呀！誰也不能拉人！

雲香：真的麼？

余抗：真的！有什麼事我出來說話。我是能說話的。

雲香：你……你們……不故意騙……

余抗：太太！你看我們是不是騙人的？我們是不是不誠實的人？

雲香：哈哈！我說笑的。不的，不的。那……那麼，那……我還有個老頭子，住在外面，我去叫他來幫幫忙燒飯……他年紀大了，你們拉去也沒用呀。

余抗：（大吃一驚。）真的麼？一定不拉的。

雲香：（見二人和氣的样子，便信任似的。）大姊！你不曉得，山上真冷呀！我底老頭子年紀大了。那裏當得住，我去叫他來！

余抗：快……那好極了。快去叫來，快——去叫來！這種天氣，多麼冷呀！你們真是可憐！這都是宣傳不夠，老百姓不懂這次打仗的意義的緣故。（說聲同情。）

雲香：好，就來！（笑哈哈從廚房下。余，王送雲香從廚房出，回到桌邊坐下，驚訝地相對一看。）

余抗：我早就疑心這家裏不止一個老太婆了。

真如：你怎麼知道？

余抗：看看樣子也不像……你看，有這許多器具，她一個人使用得了這許多草鋤鋤頭麼？（指了指上橫壁上。）還有土槍呢——不是男人還有誰用？

真如：對了，對了！余同志想得不錯。我真傻，沒有留心呢！

余抗：還待你留心！你還曉得？所以，我不肯就走呀！我們
 找了這許多人家不是找不到人便是閉門羹，誰也不理，
 幸虧撞見這老太婆，怎麼可以輕易放棄？

貞如：（高興地揮起手來。）好了！好了，這回要勝利了。
 我算是稱賀你的，真不錯。你一進來就看出來這家不止
 一個老太婆了麼？

余抗：那倒是後來才看出來的。不過，王同志！這老太婆家
 裏就算沒有男人，假使能爭取到她底信仰，她難道不可
 以去告訴別人麼？困難的是根本不能接近老百姓，誰也
 找不到，那可沒有辦法呢。

貞如：中國的老百姓實在太受壓制得太長久了。她們現在那裏
 還曉得國家不國家？他們只曉得打仗是對他們不利的，
 逃好了……真的，真是一個人也找不貝呢？你想，我
 們從城關出發要找個老百姓多麼難？今天假使沒有這個
 老太婆……好！用力一點！明天可以有人看我們演戲
 也說不定呢。

余抗：當然，這是連年內戰的結果。我們那一帶的人聽說兵
 ，就什麼地方都逃得去——真是怕極了！

貞如：從前走北老的時候，城裏人總是逃到鄉下去，總是說
 逃兵要往鄉下逃的。後來關土匪，鄉下人又逃到城裏了
 ，我底媽說再也不用逃鄉下了，以後是城裏安穩了。現

在你看，城裏，鄉裏，那裏不逃光？老百姓假使還不覺悟起來，這樣子怎麼行！

余抗：不用愁！老百姓還回過頭漸漸覺醒的。你看這老太婆，她還不恨日本人？不過，她同時又不相信中國兵罷了。

（雲香伯祖上。）

貞如：噯，老伯伯，你來了……你底老伯伯呢？

雲香：他……（回過頭。）進來呀！不要緊的，我難道會騙你麼？這兩位大姊多麼好！

余抗：哦——進來！進來！我們是來和老百姓談談日本鬼子的，不會做壞事的呀！

雲香：進來呀！同你說了還不相信！

（大康伯伯悄然上。）

余抗：老伯！不要怕！我們坐坐就走的，我們是打日本鬼子的。

大康：哦……小姐稱道！做做好事。我就去燒茶，多謝小姐！

雲香：你不要叫他們小姐！叫大姊好了。他們是山客人，說起來，山客人做生意的，也常常有得從這裏經過的。

大康：哦……山客人！（措亂狀。）吃筒煙吧？（拿出煙桿。）

余抗：我們不吸煙的，你自己吃吧！
貞如

大康：（自己打起火石燒着紙媒，但沒有吸，頓了頓，回過頭對雲香說。）哦……我們去弄點東西給這兩位大姊吃罷。

余抗：不用的，不用的。
貞如

雲香：（雲香偕同大康伯二人往廚房走。）不要客氣！我們吃了不久，飯只要熱一熱就好了，現成的。只是茶要燒……

大康：還要到菜園去割點菜來。櫃裏什麼也沒有了，實在得罪人家的。（面上顯出有點信任的樣子，和雲香一道走入廚房。）

余抗：不要弄什麼菜……我們不餓呀。
貞如

余抗：（想了想。）你去幫他們燒飯吧！我給他們盤龍收拾一下，掃一掃也。

貞如：好的，好的。（走入廚房。）

（余抗從大門背後找出一把掃帚，便掃起地來。）

雲香：（從廚房裏傳出。）呀呀！你不用來……我們合弄的，你歇歇呀！還有那位大姊也歇歇呀！不敢當的。

貞如：（同上。）那裏話，我也幫幫忙。

余抗：（大聲。）有什麼不敢當，我在家裏也是十個指頭做到夜的。

大慶：（從廚房傳出。）你們不順手的，還是我們自己來吧！

真如：（從門上。）那麼？我來燒火。老伯你去弄菜罷？不要去弄了！

汪香：（同上。）家裏一畝菜也沒有的。不要緊，便菜，我，（對大慶。）我弄了菜來，你再去挑水吧！（出。）

真如：（同。）不要客氣呀。伯伯！

大慶：（同。）不要客氣，什麼也沒有的。

真如：（同。）那麼我來燒火，伯伯！

大慶：（同。）對不起得很的！呀，我去洗鍋。

余抗：（假）燒不來，就我來燒吧？我是老燒火呢？

真如：（從廚房傳出。）用不着你，我難道不會麼。

大慶：（同上。）慫慫！真對不起。

（屋外號聲，馬蹄聲，甚熱鬧。忽然三個兵士闖入屋內。）

余抗：做什麼？

兵乙：看看有沒有房子租借用。

余抗：不能借，這裏一家十幾口。

真如：（從廚房中跳出。）這裏不能借的。到別處去借吧！

兵甲：駐紮隊部可以麼？很守規矩的。

余抗：同志！我們今天要在這裏做工作，很重要的，你們到別地方去找吧！縣部不是有命令叫你們不妨礙我們底工作麼？

兵^甲：好，我們到別地方找去。（下）

（貞如回入廚房。）

大康：（從廚房內。）真是好得這兩位菩薩下凡！

貞如：（同上。）那麼，我們底兵士借老百姓底屋，要老百姓答應才行。不能有一點強迫，要不然，老百姓可以報告長官去。

余抗：買東西也一樣，不能一點不規矩的。

大康：（從廚房裏。）我真沒有見過這麼好的兵。從前為什麼革命軍來，也還規矩的，可是已經上十年了……再沒有見過規矩的兵的。

貞如：（同上。）這同是打日本人，和外國打，和從前自己打自己是不同的。老伯伯回來了，啊呀，冷吧？

雲香：（同上。）不冷！啊呀！真得罪大姊了！

余抗：老伯伯回來了麼？

雲香：（從廚房傳出。）回來了！大姊！（從廚房走出。）

啊！大姊給我們借桌呢！地都掃得這麼乾淨了！真是對不住得很呢！

大康：（從廚房傳出。）剛才有兵來借屋，正在這兩位大姊

呢。沒有她們和他們講，可真煩了。

余抗：也沒有什麼麻煩的，只要你們自己不答應便行了。

大康：（從廚房傳出。）嘿！我們那裏敢不答應呢。

貞如：（同上。）是的，可以不答應的。

雲香：當然是對大姊們底話。外面全是兵了。啊，真多！都是打日本的兵麼？大姊！我聽了大姊們底話，走路也不怕了，果真兵看見我也不怎麼樣。

余抗：我自然不會騙你們。他們是給我到去打日本帝國主義的，是我們自己底兵！

雲香：那麼（回頭向廚房走，很高興。）住（指大康伯。）去挑水去。讓我來，飯熱好了麼？好，我來洗菜。

貞如：（從廚房傳出。）我來洗，我來洗！你烘烘手！

雲香：（同上。）又不冷，我洗就是了，一手清到腳，你坐在灶面前燒火吧！好大姊！

（大康伯走到沿大門的壁上取下挑水用的扁担時，雲香忽然從廚房內跑出，到大康身邊，貼在大康底耳朵說了幾句話。余抗見了很驚訝。）

大康：（想了想，表示信任的樣子，笑了起來。）那麼，去叫他們都回來好了，省得天氣這麼冷。大大小小。

余抗：什麼？還有什麼人在外面麼？（驚訝。）

雲香：還有……（笑嘻嘻。）我底媳婦，兒子，孫子！嘿嘿

嘿！你（對大康。）向帶便去叫一盞吧！

大康：是的，（帶扁擔下。）

貞如：（從廚房內。）還有人麼，啊哈哈！好伯伯！快去叫來！

（雲香笑了笑，入廚房。王貞如從廚房中跳出。）好極了！好極了！余同志。你去燒火吧，烘一烘，冷喝！

余抗：不冷，這裏也有個爐子。

貞如：好！那麼我去把弄點火來放在爐裏。

余抗：我也一道去。到廚房裏看看。

雲香：（出。）大姊！我問你們，（極聲。）要打到什麼時候才能把日本人打出去呢？我們底二姑真苦呢，她有一個大姑娘，一個兒子都是讀書的，說要打好幾年，還怎麼好呢？

余抗：打是要打好久才能打得出去的。那兩個讀書的怎麼說？

雲香：他們說要打好幾年，還着要到一個老遠的什麼地方去。

貞如：到老遠的什麼地方也沒有用！只有大家一齊來和日本鬼子拚，才能打日本鬼子出去。大家都走了，你越走日本鬼子越跟得兇，走就走得了麼？

雲香：道理是不錯的。總要天保佑，把這些天誅地滅的日本

鬼子收了去才好！（到碗櫃裏取出油鹽向廚房走去。）

我要去弄菜了。

余抗：
貞如：我們也來。

雲香：不，大姐！再歇歇力了。火已經燒着，這回只要我一個人夠了，你們坐坐吧，我去弄點火來放在爐裏。

余抗：不，我要進去看看，我還沒有到廚房裏去過。

雲香：有什麼好看！破破爛爛，真是見不得人的地方哪。

貞如：誰說見不得人。廚房裏倒整整齊齊的。乾乾淨淨，我真歡喜。

雲香：孫爲大姐講得好，我們這箇人家，那裏還談得上乾淨呢，呸！孫家，你來了！邊花呢？看見爸爸吧？

孫家：（從廚房內。）看見了……真，真，真的？邊花他們爸去叫她了。我是想回來看看，問在路上遇見爸爸的。

雲香：你來見見這兩位大姐！你看，多和氣。

余抗：是伯軍底公子麼？啊呀！進來呀！不要怕！

孫家：（孫爲情地把頭伸出廚房門外，又退回去。）我……

我就在這裏弄菜……媽媽陪兩位小姐談吧！

雲香：灶孔裏弄點火來，爐子裏沒火了，兩位大姐冷哇！孫家再叫她們大姐好了！這兩位真是天上放下來的活聲音。

貞如：我去弄火吧，我熟了，叫他來歇歇力。

余抗：我也一道去！

雲香：（跟住余，王。）那有這樣的事。大姐們坐坐！我家底孫家^{（即）}都會做，真是一家人全靠他和他爸的兩隻手呢！~~煮~~^是菜放在那邊，你知道的呀，油鹽在這裏，飯已經熱了，你就炒菜吧！

孫家：（在廚房內。）我曉得的。媽，邊花來了。

雲香：（站起。）邊花！牛生！

（牛生抱着賜祥，邊花背上背一個嬰孩，手裏抱着賜福從廚房門上。）

邊花：媽，你把這個抱去！談我背上的卸下來。

雲香：{ 哦呀（摸過賜祥。）），好寶貴！冷了哇？你看
同時：{ 手都凍得這紫通紅了！
牛生：{ 這東西還不要我抱喂！哼！我就不抱，看他在
山上，一個人走不走得回來。

邊花：{ 還不，多麼冷呀！
同時：{ 我要爺爺抱，奶奶！爺爺好麼。
賜祥

牛生：爺爺不抱啦！不要面皮；爺爺挑水去了。（看着主余有不知所措的樣子，急急退入廚房。邊花也跟着入廚房。）

雲香：我底祥！來！來供供！福！看看這兩位姑姑！叫聲！
余抗：我來抱來。（賜祥轉入祖母膝上。）
貴如

雲香：不要緊的，不要緊的。姑姑抱你。

余抗：到我身邊來！乖乖！（牽賜祥到她膝前。）你底手，你看，不冷麼？烘一烘，日本鬼子真可惡，把……你叫祥呷，把祥都凍壞了。

貞如：再大一點就幫打日本鬼子去了！喏！那裏有一把槍，大起來，就幫背着槍去打日本鬼了。（小孩子不明白的樣子聽聽着。）

雲香：還把槍。哼，他爸還不是天天誇口，說不怕日本鬼子。村子裏小後生多，性子強，敢不勇就打。那件事不叫他爸背刀，領頭。大姐！他爺爺年紀大了，全靠他爸！有這把槍，我真怕他輕舉妄動。闖下禍呢！

余抗：這槍要小心呀！日本鬼子來看見是了不得的。

雲香：我是——說，我是——說，要他把槍拿去藏起來！

孫家：（從廚房里抱着一個包袱和睡衣走過堂前。）藏到什麼地方去呢？（進入臥房內。）

牛生：（在臥房內）日本鬼子來，要挨家檢查，哼，除非埋下土里去。

孫家：（在臥房內。）埋下土里去我是不肯的。那挖起來還能用麼？還不就算是丟掉了！

雲香：要你底槍就是害你底命！

孫家：（從臥房走出。）我們大家約過了，槍是有用的。日

本鬼子也好，什麼（看了看余，王，急把話改了。）

…什麼兵也好，萬一沒有路走。還好拚一拚的。

雲香：你聰明！家里大大小小一串，不管了。

貞如：拚一拚，是的。土槍也可以打日本鬼子的。只要大家一心，還怕日本鬼子不滾蛋。

牛生：（從廚房出。）當兵的人假裝真和老百姓一條心，打日本鬼子是誰都願意的。我們村里的小後生，聽聽都氣壞了。不過，兵總是兵。務農的百姓總是百姓囉！

余抗：說那里話，兵還不是老百姓出身麼？打日本人只有兵和老百姓合在一道才打得過。假使日本人一來，那老百姓大家都做亡國奴，只好讓日本人隨便殺害，還能過日子麼？但是兵沒有老百姓一道，也便打不過日本人。日本人底炮火很厲害，可是老百姓只要和兵士一條心，日本人來了，老百姓走掉，不給他們吃，不給他們喝，不給他們領路，待他們不備的時候，我們出來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弄得他們走頭無路，他們又沒有得吃，日夜不安，長久總要敗的。

牛生：是呀！還是好法子。亡國奴可不好當呀！前幾天日本人不是差不多殺進××來了麼？聽說捉去了一百多個姑娘，都是年輕的。自己拿去過了癮，還要送到上海去當婊子，好賺錢呢！

雲香 { 那些日本島龜，那些天誅地滅的日本島龜！
(同寺)
邊花 { (在廚房內。)公公！你來了！水挑了這麼長
久麼？

大康：(在廚房內。)那里！他們，全村的人都拖着我們我
們家里的兩位大姐，同七同八呀！

貞如：你們聽說過麼？日本人一來，就叫老百姓替他們當警
察，拾子彈來殺中國人，沒工錢，有些連飯都沒得吃，
沒有力氣了，就活活把你埋掉，不聽從的，就用刺刀
刺！

孫家：我們可不給他們挑的呀！

雲香：呸！你給他捉住了，那由得你。

余抗：還不是！前年日本人還沒有打到北平來的時候，許多
老百姓還不知道日本人的兇惡，讓日本人假去築營房，
挖設壕，來預備打中國，他們把營房築完，戰壕挖好了
，日本人就把他們一個個捆起來丟到大沽河里去，天津
不是一連個把多月都在忙着撈屍置麼？個個屍體都是肚
漢子，就是這樣被弄死了的，後來日本人就又用那些中
國壯漢築的營房，戰壕來打中國的北平。那時中日還沒
有開戰，日本人就那麼懷疑心，現在更加不必說了。

雲香：有這樣的事麼？有這樣的事麼？

貞如：當然是真的。

孫家：他媽的！該殺的日本矮子鬼。

牛生：余抗：不和日本拚，我們就只有都作牛馬！做了牛馬還不能起死回生！

雲合：日本人底炮火聽說厲害得很，誰要天保佑能打發日本人才在呀！

余抗：只要我們一條心，那有不勝的道理！日本人少，我們人多，我們底國家大，日本人來打我們，日本老百姓沒有死盡，只有頑固，好像從前我們中國兵打中國兵的時候一樣，所以不肯來打，不肯當兵，我們中國人就不同了，爲了救自己底子子孫孫，誰不要打日本？大家一齊來幹，那怕日本底炮火厲害！

貞如：一條心，只要一條心，那有不勝的道理！

邊花：（端茶上。）一條心！我們老百姓又沒有槍，沒有砲，有什麼用呢！

賜福：媽。

孫家：剛才這位大姐不是說過麼？我們祇要不幫日本人，不給他們喫喝，他們就沒有辦法了麼？

貞如：不要客氣！（接過茶。）

余抗：是的，我們還可以把所有的東西搬去藏起來，把糧食藏起來，而且老百姓自己也可以拿起鋤頭，拿起土槍去打呀！

（這時叮伯和申藏叔二婦等都從大門廚房門先後走上來，圍在一道聽了。不過大家因為談得起勁的談話，都沒有注意到。）

孫家：我們也可以拿起土槍來打麼？（看了看他的槍。）

真如：當然可以囉！這就叫作民衆都武裝起來！

叮伯：可當然可以囉！不過，你這支土槍抵得過人家底飛機大炮麼？

牛生：叮伯！你爲什麼這樣老實，就是一把菜刀，我們也好偷偷走到他下背後，一刀叫他們眼亮開花的呀！大刀大用，小刀小用呀！

邊花
真如：不瞞呀！不瞞呀！

余坑：他們佔領一個地方，總要出來放哨。待他們只有幾個人出來的時候，我們的人數假使比他們多，就一擁向前殺得他們一個不留。他們總不能飛幾大炮帶在袋裏呀！他們總不能大夥兒躲在一道，一個也不出來呀。

大康：（在廚房內。）對了。只要老百姓都這麼一來，日本人也夠叫苦連天的。

真如：而且他們總要睡覺的。晚上我們就殺進他們營裏去。假使我們人數少，殺得不過他們的，就打銅鑼！放鞭炮，噪得他們日夜不安，把他們弄得昏昏昏了，再擇個適當的時候殺上去。

雲香：（興奮地。）這樣說來，兵要打日本，果實是要和老百姓聯成一氣才好的了。

叮伯：這麼說來，日本人的砲火厲害都不用怕了麼？

貞如：他們要打我們，我們就躲到山上去，待他們不防備，我們又出來打，他們底砲火有什麼用？

牛生：叮伯，我們沒有家小這麼說來，只要有一枝槍就是老子的天下了，日本鬼子算得什麼？

（羣衆漸漸多起來，屋裏越聚越多了。）

余抗：有家小的也不要緊！日本打來的時候，可以和兵隊一道走的。現在政府頒佈了抗日軍人家屬優待條例：凡是去打日本帝國主義的老百姓，家屬都受優待，不用納稅，生病看醫生不用錢，沒得吃有公家貼，砍柴、耕田，都有大家幫忙，子弟還可以免費讀書，所以家裏是不用愁的。

孫家：真的麼？（大疑。）

余抗：當然是真的。你不相信可以去問問識事看報的人。

二姑：我家底孩子也是這樣說，他是讀書的，他帶了許多照片來給我看，唉，日本人殺中國人真是惡毒呀！連十幾歲的小孩也一個個跪在那裏呢！跪着一排，待他們一個個殺過來！伯爺，你想想看，早殺了還不算，跪在那裏看別人給砍下頭來，自己又在等殺，那還受得了麼？

雲香：剛才這位大姑說，日本人把中國人抓去做工，做完了

「便細起來丟在河裏淹死呢！在什麼地方？大姊？」

余抗：在天津。

二姊：天井？這麼說是真的了！

羣衆：該殺的日本鬼子！

叮伯：我們以後再不領上當，要打的話，也要早點準備，不要待日本人來了，刀殺到頭上再臨時抱佛腳。

申藏：總而言之是不管給他們做工，還得這些。

羣衆：那麼叮伯你多打幾把大刀了。這又少不了你。

衆人：哈哈！叮伯又有生意了！

叮伯：我叮伯窮雖窮，你們偷盜打刀殺日本人我又不愛錢。不過錢是要你們拿來的呀！

（大庚伯端著兩碗菜從廚房門出。屋外號聲大作，官人馬奔騰的聲響。大家都現出互相疑貳的面色。余抗王貞如風聽着號聲，忽然站起來。）

余抗：對不起，諸位！我們隊伍裏在吹集合號，不知什麼事，我們要回去一下。待待再來談吧！

衆人：（爲愕色。）什麼！去麼？

貞如：是的，我們去一去就來，真是對不住得很。隊伍裏招衆。沒有辦法。（說着整一整衣服就向外走。）

雲香：（焦急地）這樣忙什麼？不吃了再去麼？菜都弄好了。

余抗：對不起，伯梁！我們來不及了。隊伍裏吹號是馬上要

去的。

大康：呸呀！菜飯剛弄好了。

孫家：那當然來不及吃了。由他們去吧！

羣乙：我們一道去看看做什麼事吧！

羣衆：是的！我們去看看。（羣起跟余、玉、奔向大門。）

（余、玉先出去了，大部羣衆跟着擁出大門的當兒，
羣澤和秋英迎面闖入大門，走在後面的二姑立即停了步，
喊一聲說：「秋英！」走到門口剛和羣澤，秋英擁一個滿懷的孫家，牛生，便停了下來，羣衆甲乙和叮伯也回轉頭來，退入大門詢問道：「有什麼事麼？」還在屋內的大康伯，雲香伯娘，申藏叔，二姑，邊花和小孩等見羣澤，秋英來，都停止了向門口走，一齊呈半歡迎和驚訝的樣子，出聲問候。）

申藏：羣澤！有什麼事麼？

秋英：你們猜猜看，發生什麼事了？（大家聽了更驚訝。）

二姑：（着急地說道。）快說！什麼事？（羣澤笑。）不要開玩笑呀！

秋英：你們猜猜看。

雲香：不要開玩笑！大姐，你快說。

邊花：大姐你到那邊來坐着說吧！

秋英：好的。邊花嫂！

衆人：快說！不要多囉嗦了。

牛生：我看沒什麼事，哼！你們都給她騙了。

秋英：你說我騙，那麼我就不說。

衆人：快說，不要開玩笑呀！牛生。

牛生：你看呀！她會說什麼。

秋英：好，我不說了。

二嬉：不要頑皮，快說！

秋英：（對翠澤看了看。）罕！你看，（指翠澤。）他面紅了……哈……你們不要看他穿著一身便衣，他現在是一個……什麼？你們猜猜看！

雲香：什麼呀？大姐！快說！

邊花：哈哈！大姐！

秋英：他是一個兵了。

申薇
二嬉：什麼？

秋英：他當兵了。（申薇和二嬉呆了。）

牛生
孫家：啊哈！真的麼？

衆人：當兵了！

秋英：是的。我們剛才到這里來，在路上碰見幾個兵，他們來問路，我躲得遠遠的，站在遠處看，不料翠澤怎麼和他們談了起來，便站在路上談了很久呢。我等得不耐煩，看起來覺得那些兵還好，我便也走近去聽了。不料

他和那些兵談得正對勁，要求他們加入隊伍呢。

邊花 同時：「啊呀！大姐你真胆大呢。」

中藏 什麼？這是什麼？

雲香：就加入了麼？

大康

秋英：你們聽我說哪，不要急！

衆人：你說！你說！

秋英：後來他真的……

中藏：真的去了麼？（大驚。）

秋英：真的去了。

牛生：去了，他們叫你們做什麼？

孫家

翠澤：（歡喜地。）他們沒有叫我們做什麼，我要報上名字，他們還不肯呢。

中藏：你報名了？報名了！（站起又坐下，顯得異常焦急。）

翠澤：（面紅。）後來我說了許多話，表示很堅決，解釋清楚，他們便答應了。

秋英：你們再聽我說，我還沒有說完呢。

衆人：你說！你說！

秋英：我也跟他一道去的。

中藏：你也去當兵了？

二孀：你（對中藏。）不要那麼大驚小怪，讓她說下去呀！

中藏：你倒開心！現在一家人都被你弄得四分五裂了！

衆人：中藏叔，你不要急！待秋英說下去吧！

秋英：不是，爸爸！我是說我跟他一道到報名的地方去過的。

。（中藏叔聽見這句話，才鬆了口氣。）因為我看見那些軍隊都很好，很和氣，有禮貌。翠萍也說不要緊的，我便和他一道去了。果然，到了他們那里他們都很有禮貌、團上來問我們這樣那樣，都很和氣。我們告訴他們村里的許多事情，他們還愛要我們告訴村里的老百姓說不要怕他們，說他們是和以前的軍隊不同的，叫我們把老百姓叫來開個軍民聯歡會。

叮伯：這樣麼？這樣！

翠萍：真有，真有哪！那兩位大姐的話一點不錯的。

秋英：後來我們出來了。呵！我真怕我沒有報了名。翠萍告訴我說這個軍隊叫作××第×軍，也收女的。所以我一定也要去哪。

中藏：你們反瘋了！瘋了！我問你們，你們以後就不要家了麼？（翠萍，秋英呆了不知所措。）

翠萍：我們現在假使不訂退日本，什麼家也保不住的。

中藏：嗨！你們！嗨！你們都長得翅膀自己會飛了。

大康：你且不要急，中藏叔！

翠甲：第×軍是什麼軍？

翠萍：就是中國人的軍隊呀。現在再不和以前那樣，孫傳芳

是孫傳芳的軍隊，孟昭月是孟昭月的軍隊了。

牛生：可不見得中國人的隨便什麼軍隊都和這一支軍隊一樣

好吧？

叮伯

甲：我也還想想。

羣乙

秋英：將來總是要一樣的。

邊花：將來非一樣就不好麼。

秋英：他們還告訴我說他們這支軍隊是要到日本人背後去打游擊的。

衆人：怎麼叫作打游擊？

申毅：哦！（大疑。）打游擊麼？我聽說過的，這就是共產黨的花頭。……那，那還去得。別的軍隊里打去，這種軍隊是殺人放火的，怎麼去得？

二姑：那倒說不得呀！人家軍隊這麼好，亂說人家，等會給他們知道，你可來不及了。

衆人：是的，亂說不得。

申毅：總之，羣乙，秋英去抗日還說得響，去同共匪一樣打什麼游擊的把戲，我能答應麼？我憑報的名，我等下去交涉，我就是一兒一女，不能夠讓你下去的。

羣乙：什麼匪不匪，打游擊就是打到日本人後背去。乘日本人不防備的時候把他們人數少，兵力小的隊伍消滅掉，待他們大隊伍來的時候，我們就分散開，逃生躲在山上

。我們還可以破壞他們的交通，使他們和前方失了連絡。

。打游擊一樣是打日本鬼子，你既然說抗日還說得透，

那麼他們是打日本的事，爲什麼我們不能加入呢？

羣乙：羣澤！你是對的！我也要去報名，先帶我去可麼？

牛生：我也去。

羣甲：

孫家：我知道了。羣澤說的打游擊，就是剛才那兩位女兵講的法子呀。

叮伯：對了，他們說的法子，和羣澤說的差不多。他們恐怕就是這樣打法的……照今天耳聞目見，這樣的軍隊確是好軍隊，他們既然不傷害我們老百姓，和我們一氣，他們去打日本鬼子又是爲的我們，那麼我們理該幫他們忙囉！大康伯，申叔！你說是不是？他們倒不一定用得着我們背槍打仗，但是抬行李，抬子彈，帶路，都是用得着我們的。

(同時) { 大康：這話有理。我們還可以送點吃的東西去
，送點草去給他們喂馬呀！
牛生：你說得對。

叮伯：起馬，軍隊是去打日本，他們爲我們好，我們就應該盡量幫助他們。

雲奔

蓮花：應該幫助他們的。

大康

趙祥：媽媽！

張乙：那麼，翠澤，秋英你帶我們去！到那報名的地方去問

問看，他們要不要人幫忙，那是什麼地方？

翠澤：好的！（頓現喜色。）這隊部，在祠堂裏。（站起就走。）

牛生：去吧！去吧！（眾甲、乙、叮伯、牛生站起跟翠澤，秋英從大門出。）

同時 { 孫家：牛生！
申藏：翠澤！（劉二姑不安地看了看，好像乞憐，又
像發怒。）真是弄得骨肉分離了，骨肉分離了！

（翠澤沒有聽見，申藏叔焦急萬分，趕上衆人跑出門去。）

牛生：（回入大門。）什麼？

孫家：你等一等！忙什麼，讓我這口煙吸完了一進去。

牛生：啊呀！你那口毛罌缸真的放不掉了麼？

大康：你（對孫家。）要去就快點去呀！

孫家：就好的。（趕緊吸煙。）

雲香：真的，等一等吧，我還有點事。申藏叔這回恐怕再也
留不住秋英大姊了吧？二姑呢？你捨不捨得這一對金童
玉女呀？

二姑：我也要來呀！大康伯，你們想想看日本人來了，想想
想都可怕，這個時候，由得我們打算麼？誰不喜歡兒女

一道呢？不過留他們死。還不是讓他們走好。兒女大了，也不能老是受爹娘管束！

孫家：你也不反對秋英大姊去當兵麼？

二姑：也要不來。我是由他們的。我不和他那父親那樣執固不通，我底秋英假使當了剛才那兩位大姊樣的女兵，去和人說日本鬼子底兇惡是蠻合適的。我覺得她也很喜歡的。

雲香：他們讀書識字的，見識大，二姑是聰明人，兒女心又重，有這一對子女天天說給她聽：這是心裏早明白了的。

牛生：我也說二姑算是十個男子都比不上的，眼光的確不錯。

孫家：媽恐怕不見得有二姑這麼眼光大呢？（故意。吸完煙，放好煙桿。）

雲香：媽雖然沒有二姑這麼眼光大，可是二姑底為人，媽是相信得過的。媽跟在她後面學學樣總能夠的呀！

二姑：伯伯對我也說起這客氣話來麼？

牛生：送花呢？

蓮花：我有孩子，帶不去有什麼用呢！

牛生：孫家去了你肯麼？

蓮花：他去我有什麼不肯。不過我看他們未必要他吧。翠澤

讀了那許多書，他們都不太肯收留呢。

孫家：那個未必。我就不服氣，倒要去試試看。牛生我一道去看看。問問他們，像我們這樣年富力強的人有沒有不收的道理？不識字不會上陣，力氣總有呀。只是家裏不知道確不確像那兩位大姊說的不用操心？倒是真的……牛生我們去吧！

大姊：我看你還年輕，還是先不要氣浮。慢慢打聽清楚再說，現在先去問問看他們要不要什麼？要不要人幫忙。牛生你說是不是？

二姊：大伯底話有理。

孫家：好的，我們先去看看！他們假使要人挑担，抬子彈，那我先給他們幫一幫忙也是一樣的。

牛生：好吧，不要多話了，趁他們在那裏閒的時候，一道去問一問吧。

孫家：好吧！走吧！（二人要走。）

張香：哦，孫家，我剛才叫你們等一等，說有點事的，家裏還有一桶雞蛋，你帶去給那兩位大姐吃吧，邊花，你去拿出來。

牛生：誰要你底雞蛋，不要花頭多！

邊花：（遲疑。）我去拿呢？怎麼？

張香：你去拿！（對邊花。）孫家你等一等。不哇！我來拿

去給那兩位大姐吃的。

（邊花入房去拿。）

同時 { 大康：哈哈
牛生：啊，真花頭多！誰聽得起你幾個雞蛋呢！

孫家：不要拿去吧！誰聽得起你底雞蛋呢？

二姑：拿去年的，孫家。（邊花拿雞蛋出。）

邊花：就拿去罷！你要說明是給那兩位大姐的，她們兩個夠吃得一個痛快了。

雲香：真的，今天的飯她們都沒有吃就走了哩。（孫家無可奈何，接過一小桶雞蛋。）那兩位大姐不會聽我不起的。

牛生：那麼去罷！等會還害人笑談肚皮呢。

大康：不合的。（笑。）
二姑

雲香：不要管哇，天滅的給我走！（笑。牛生，孫家出。）

（衆人欣然相視，目送他們走出，其中尤其雲香伯姍笑容滿面。）

四祥：爸爸那裏去？
恩源

邊花：去打日本鬼子去了。

二姑：乖乖！（伸手抱頭。）我相信孩子們是不錯的。（面上忽呈愁容。）啊！（長嘆一聲。）他爸爸又不知和那兩個孩子在對什麼命了！（即互相爭持意。）

第二幕

逮
捕



逮 捕

——第二幕——

地點：趙村後面山腳下的森林裏。

時間：隨第一幕一月餘之後，是初春的一個晴朗的下午。

夕陽西斜，春寒還習習逼人。

人物：

張谷伯。男。

孫家。

牛生。

丁伯。

永祿，農民。

羣衆。

張致銘。青年學生，二十歲上下。無主見者。活潑。

吳中可。學生，二十三、四。沈着，冷靜，寡言。羣衆甲、乙、丙、丁、

羣衆。

警察甲、乙、丙、丁、

警察

警察派出所長。

公安局長。

布景：一片荒漠的森林。森林一直伸展到山坳裏去。越近山坳，樹林越生得密，越覺得深幽陰冷。這陰冷的森林深處，是很少人跡的，但現在却變成老百姓底安樂窩了。那裏邊緊靠山脚的地方時常有人出沒；爬上山就看得見許多山岩張着黑黢黢的大口，不留心進一看會令人想起西遊記裏的妖魔及其部下底許多穴布在山林中的住宅來，但仔細觀察一下，便知道這許多洞大抵都是用人工擴大了的，新露面的泥和石岩底裏面，正在焦急地等待春天來給它們撫摸，草生上青苔或嫩草。

爬過山，那邊就是趙村了。

森林的前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發出淙淙的冰聲。河那面就是正在用工的公路。

走進森林最上步的地方，孫家和牛生探頭探腦，觀察什麼東西似的。黃土上殘留着去冬留隔的黑炭，雖然黃土是燥的，但腐葉下却保存着冬天的雪水，藉着這一點雪水底力量，腐葉的近旁，萌出草芽來了。森林裏除了疏疏落落的幾株長青樹以外，其餘的都只萌了點青芽出來，所以在這初春時節站在孫家和牛生探望着的地方，向外可以清清楚楚望得見河對面的聚公路的人羣，向內

也能夠探望得到黑幽幽的深處的山巒。公路上碎石丁的聲響，叱罵聲和呻吟聲，不斷地傳到森林裏來。夕陽往西沈落，將林梢染成橘紅的金色，又用金黃色和黑色的粗條橫亂地塗在林中的黃泥地上。

離開時，孫家看見樹林入口處一個人影，便將手一招：迎向前去。

牛生：來了麼？

孫家：來了，媽！（雲香急急上。）

雲香：唉！你們要小心！我底天，我底天！那些天滅的！天滅！

牛生：怎麼？

孫家

雲香：（醒一把鼻涕，向四週察看了一下。）你們今晚不要回家去。那些天滅的坐在屋裏等。一定有誰去報告了。他們說不相信你們正月裏已經舉軍發走了。呵！伯家裏也坐起警察來了呢！

牛生：操他媽的。讓他們坐着等吧！我們回去把他們做掉再說。

雲香：你不要發脾氣！牛生！孫家是有老弱兒子的人，你不要害了他。

孫家：（低聲自語。）惹得我心頭火起，兒子老婆我也不要了。

雲香：孫家！你先不要自己生氣。我還得到一個消息，說今

天晚快邊他們要來搜樹林，你們要當心點！

牛生：他們一面坐在家裏，不讓我們回去，一面再來搜樹林，這倒是一個辦法子。一定的，不錯！

孫家：邊花一個人在家裏招待他們麼？

雲香：茶水要燒一點，請不定，還要在我們家裏吃夜飯呢，那些天誠的說明天再不去，他們要叫邊花去碎石子去了。福星叔底老婆 女兒今天可不是真的 給叫去碎子了麼？

孫家：福星叔自己不是在拾石子麼？為什麼要抽他底老婆女兒？

雲香：福星叔也是運氣不好。他家裏下鍋的米都沒有的，昨天他是餓肚皮出去的，午時他老婆又沒有給他送飯，下午拾石子那裏還合有力氣呢？拾着石子跌了交，把脚壓壞了，還挨了一頓毆打，現在是睡在家裏了。

牛生：爲的這樣，要把他底老婆女兒抽去嗎？

雲香：還不是？說是叫她們代替福星叔。

牛生：（握緊拳頭。）秦皇築萬里長城也沒有把孟姜女抽去過哇！

孫家：小聲一點！（望了望河對面。）牛生！

牛生：你還小聲點！說不定你老婆在家里說警察調戲去了呢

！去拿起槍叫他們一起來衝過河對面去幹了他們幾個再說吧！

孫家：（面色發白，咬緊牙關。）這個不用你勞心！我昨夜見過他的，他是讀書人，見識比我們大，他說現在中國人再不能自己打自己的了，這條公路是衝起來打日本的，我們應該記得。

雲香：不錯的！輕舉妄動是動不得的。

牛生：什麼打日本的，你聽那些演戲的宣傳到底鬼話！他們口口聲聲打日本；弄得我們只差一身皮沒有剝掉，幾根筋沒有抽掉就是了。那裏還快去築公路呢！這條在這裏做什麼？我看你是個胆小的傢伙，你爸爸底背脊給鞭子打得那裏一片紅一條條了，你這條在這裏說不打自己人。他們可不把你當自己人哇？

孫家：你給我閉嘴，我底事你管不了！

雲香：（自語似的。）曉得這樣，正月裏我還是勸你們跟那支經過我們村裏的什麼×軍走好些了。（忽然掉轉頭探望了一下。）不要響！你看有人！

（孫家，牛生同時對雲香所指的方向探頭去看。）

孫家：有人，我們走吧！

雲香：走吧，牛生！今天的晚飯，我給你們送來。

牛生：哼，躲也躲夠了！（三人沒入樹林深處。）

(羣澤，吳中可，張敘銘徐步上。)

羣澤：啊！我們這一次演戲的成績可不小吧？

中可：民衆的確是很熱心的。前兩天不是差不多連站的地方都沒有麼？要是政府給老百姓的印象好一點，那現在還要好些。

敘銘：天理良心，老百姓的確好。請到打日本人，他們沒有一個不熱心的，可是這兩天不太對勁了。

羣澤：這些×老爺，真是狗生的！（看了看四週，輕輕地。）昨天晚上我們村裏的小後生和我說，想把公路上的委員（即監工。）和警察都殺掉呢。後來還是我受許多話，才給他們止住了。他們真受不了，這兩天都在山上過日子呵！他們有好些人在罵我們了。

敘銘：有這樣的事麼？罵我們什麼？

羣澤：罵我們是騙子。是八旗子。

敘銘：假使真的殺起來，怎麼得了！

中可：殺了幾個也非。由他們去吧，我們幹我們底，敘銘！剛才說人牧要回去，是得了什麼消息？

羣澤：人牧麼？哼！我聽得他說他父親生病是要回去的，一定有緣故。

敘銘：同你說實話你老頭子走掉就不對了。

中可：他走掉誰都知道是不好的。但爲什麼人牧也要走呢？

叙銘：那當然，是因為有不好的消息。

翠澤：老賀這樣忽忽忙忙走掉，我早曉得不太對了。

叙銘：你曉得是爲的什麼緣故麼？

翠澤：我猜得到一點。

叙銘：你猜得看！

翠澤：是不是縣××裏有信來叫他去？

叙銘：不錯，聰明孩子。不單是有信來，哼，還是壓專差送來的呢！

翠澤：那麼叫他去又是什麼用意呢？

叙銘：這倒好聽我說來。人牧要走的原因就在這裏了。

中可：那麼人牧是知道底細的了。

叙銘：當然知道的。他今天一清早就去拜門過韓哉老頭子。老頭子漏了一點口風給他。

翠澤：什麼口風？

叙銘：好像是說韓哉老頭子一走，對我們是很不便的。

翠澤：這個當然。我們自己也知道。他還透露什麼具體的話來麼？

叙銘：人牧這傢伙，口氣滑裏滑頂。他起先說請韓哉老頭子講過，縣里是想對我們下手，爲了叫韓老頭子和我們一道不方便，所以先叫韓老頭子走的。後來他又說韓哉老頭子不曾講過。

羣澤：我不相信有這種事情。做官的人難道真的這樣喪心病狂麼？我們是爲的救中國，喚起民衆也爲的是打日本人。他們就算不太放心我們，下毒手我想是不會的。

叙銘：我也不太相信。人牧那傢伙胆子小。說不定他要回家去是真的因爲他父親生病呢？

羣澤：中可你爲什麼不說話？你老是閉着嘴巴，據你說呢？

中可：（把兩手用力搔頭皮，結起眉頭。）事情是很難說的。

羣澤：我們自己去問問韓裁老頭子看。有什麼事他一定會跟我們說的。

中可：我也是說去問問他看。依我說來，縣里說不定會對我們下手的。

羣澤：不見得會這樣容易吧？老實說，他們拿我們進去容易，送我們出來是不容易的。

中可：你不要說大話。他們說不定早打電話與鎮黃去告我們了。假使省里有通緝令呢？

羣澤：我不相信。現在是什麼時候！他用什麼名義告我們？省里爲什麼到現在還這樣不自悟呢？

中可：名義多得很。你不要太樂觀了，我看還是要留心點。

叙銘：總之，還是去向韓裁老頭子問個明白再說。韓裁老頭子是好人，他不會不告訴我們的。

翠澤：操他媽的這人物也不是可以共事的朋友。他這樣駭怕

！……這兩天來成靜還不安呢。

敘銘：我們回頭去。他不回去吧。

翠澤：想個法子把他留下來。我們叫美蓮去纏住他玩，和他打牌。

敘銘：我去和他打牌。一方面雇個人到他家裏去問問，看他父親到底生病沒有？假使沒有生病就給他帶個信來證明他父親沒有生病，他也不好意思走的。

中可：（憤憤然。）他要走就由他走吧。我們先到韓裁那裏去打聽清楚再說，倘使真的有事，我們自己也要走了，還說什麼？倘使沒有事讓他走他底好了，我們演我們底。

敘銘：那就沒有隊長了喂！

中可：沒有隊長就另外找一個。

翠澤：並不是隊長不隊長的事。沒有他，我們有許多關係都還太生疏。有些地方是要他去走走的。

（忽聞背後脚步声，突然回頭一看。）哦呀！牛生你嚇了我一跳呢！

（牛生一聲不響，冷冷淡淡地到翠澤面前站定，滿含敵意地對他一看。）

牛生：諸位先生！我是一個民衆。

羣澤：怎麼了？牛生！

牛生：你不要叫我牛生！我是民衆。是你們天天在嘴巴裏唱着的民衆。……你羣澤先生！你就算是住在我們村裏，你和我們民衆是不同的。

敘銘：這話從何說起？

牛生：（正顏厲色。）你們還不知道怎麼說起麼？我馬上告訴你（樹林前後左右都有人頭在探望。但伸出來一下，馬上又不見了。）我是整天躲在這樹林裏，不只是我一個人，還有我們村裏的許多人。我們都變成山林裏面的野人了。（突然從腳包裏抽出一把刀來。孫家見他抽出刀來，趕快從樹林裏跳出，插入牛生和羣澤等三人之間。）

孫家：牛生！

敘銘

羣澤：（同時後退一步。）啊呀！

中可

牛生：（大聲。）可是……可是我告訴你們，倘使你們回去透出一點風，給警察知道我們躲在這些地方，我是要把這個放進你們肚裏去的。我們要整天躲着，你們呢？你們也是肚子，可是你們快樂逍遙，高興跑到那裏就跑到那裏。你們是什麼民衆？（把刀放回腳包中去，還待

，叮伯和村裏的其他許多農民都從樹林中走出，興奮地圍在牛生背後了。）

孫家：牛生！

翠澤：牛生你先不要生氣！

} 同時

叮伯：你們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騙子。

孫家：大家先不要吵鬧鬧！河那面就有警察的呢！你們大

家先不要生氣，這裏的三位先生，並不是我們底仇人。

翠紫丁：他們不是凶手，就是幫凶。你也要幫凶嗎？

中可：（沉着地。）我到此時還不明白諸位是爲的什麼對我們這樣過意不去。剛才那位老兄說我們也是壯丁，却快樂逍遙，受到那天就到那裏。是不是因爲我們沒有被抽去當兵，沒有去築路呢？可是我要告訴你們，我們並不是閒着玩，我們也有工作的。我們底宣傳工作是發動民衆起來救國，很重要的。

牛生：宣傳？就是欺騙。和女學生們擺在一道做戲，這還不開心？你去給我築路，我和你對掉吧？（眾衆哄然竊笑。）

孫家：大家靜一靜！我們底本意並不是來爲難這三位先生。

翠澤你們不要怕。我剛才說過的，是叫你們（對農民眾衆。）如果不相信我，自己來問問看，是不是？你們這樣吵鬧鬧，還問得出什麼來呢？可是牛生呢？他檢着

打先來，却是來問事情，什麼也沒有問。

羣衆：是的，是的，大家鬆一鬆！

羣衆丁：不要聽這幫凶底話！做了他們吧！

羣衆丙：要他們說，不說就捏造這一條，把你們底話 同時
從喉嚨裏捏出來！（伸着拳頭。）

羣衆甲：鬆一鬆！我操的！（有許多人伸着拳頭。）

叮伯：問問羣衆看！爲什麼，爲什麼他底老子有錢，他底老子有錢，他底名字上了簿子就可抹掉？去和日本入拚的？難道只該我們窮人嗎？

牛生：我們是民衆呀！操他媽的民衆！

羣衆丁：你天天說打日本，你自己爲什麼不去打呢？

羣衆：說呀！羣衆！你他媽的，現在什麼油鹽那裏去了？

羣衆：你們靜一靜，我怎麼不說呢？我相信我自己是不怕死的。

羣衆：說呀，那麼！

羣衆丙：他底鹽油與滑，滑與油！

羣衆：說呀，由他說。

羣衆：大家還記不記得一個多月以前的正月裏那支軍隊從我們村裏經過的時候，我首先去報名加到軍隊裏去麼？以後另外又有許多人加進去，我姊姊也加進去了。我姊姊是偷偷加進去的，我父親沒有知道，軍隊罷的時候，她

就偷偷走了。可是我呢，我加進去的時候，被我父親知道，你們大家都看見的，我父親到軍部裏去噪，軍部便不收我了。我自己是恨不得馬上去的，天理良心！這回我底名字上了簿子，（徵兵簿子。）我就是高興的了不得，我父親偷偷塞錢給保長，抹掉我底名字，那我又有什麼法子呢？

羣衆丙：你自己要去，誰還能綁得住你嗎？你總是一副油嘴，說得怪響亮！

羣衆：他們不來救我，我怎麼去呢？只有你們才造謠，我呢，爲什麼能夠死了千千萬萬人，那一個不是娘老子生的？他們也是爲的保護中國，爲什麼我不應盡一份責任呢？難道只有窮人家是該死的？

羣衆乙：正月裏的事我們都親眼看見的，他底老子不是人。

羣衆甲：這是只能夠怪保長的。 } （同時）

羣衆：我們並不爲難你！羣衆！

叮伯：羣衆自己沒有想不去，還有什麼扣干呢？他們有錢的人能夠是只要不跑去就不用去的。我們呢，就是一家老小只靠一個人過活的，要去也要去！

羣衆丁：只有我們底老婆兒子應該餓死麼？

敘銘：（氣得面孔發白，有點發怕。此時忽然鼓起勇氣大聲說。）你們這些都是蠢豬，是阻小的老反！你們訴說道

些，和我們有什麼相干呢？不愛國，當漢奸的就是你們這些無知的傢伙！國難到了這步田地，你們還開心，還要胡鬧麼？國破家亡，你們還不曉得麼？

牛生：（趕緊爭頭搶上一步。）就是你這傢伙不好。我把你底嘴巴打歪，看你們還說大話嗎？

孫家：（隨上前去拉住牛生。）不准動武。好說。

羣衆丙：打死他！

一部分羣衆：打！

一部分羣衆：對他們先生不能動武。

叮伯：我們訴說這些，對你們不相干麼？你們天天把這些說在嘴裏，現在你都忘記了麼？你這木瓜！

羣衆丁：這傢伙，乳臭還沒有乾，是要給他點厲害看看。

羣衆甲：只有你才愛國，我們都是蠢猪，你這天天叫民衆民衆做什麼呢？

羣衆乙：他說當漢奸的是我們，打他幾下嘴巴！

中可：（挺身向前。）剛才這位張先生說話粗魯了些，請諸位不要見怪！我要得諸位是很愛國的，諸位當然也決不會當漢奸。請你們不要怪他！

羣衆：你有胆量就再說一聲添！

中可：誰也不能再說這種話。我們能不能夠把日本強盜趕出

同時

中國去，全看我們民衆和政府能不能結成一條心，全要靠我們民衆的。張先生能平時當然也是知道的，不過，他因爲一時生氣，得罪了諸位，請諸位不要見怪，我們回頭也要責備他。

牛生：和政府結成一條心？唉哈！又是騙人！吳先生！我告訴你，我們去築公路，連飯都要自己帶去的。我們好像你說的亡國奴一樣挨着打。孫家底爸爸那麼大的年紀，孫兒都有一班了，是犯了什麼罪，給人家白做工，還要被打得一條紅一條青？像一隻病牛一樣給打了，現在他老人家還要天天去做工！他們今天又派了些警察來坐在孫家家裏，說孫家再不去做工，就叫他老婆去代替呢？大家評評看，這是那一家的道理？

叮伯：我家也有警察呢？

翠衆：我底爸爸果真是出世到這麼老，沒有受人這樣欺侮過。

翠衆丙：牛生把那傢伙底嘴巴扭反轉來，看看那裏面還有多少香屁！

翠衆甲：警察跟在我背後一天，我們便一天不能結一條心。

翠衆丁：結什麼一條心！操你媽的！

衆衆：結屁！（有的說——「結我底卵。」）

中可：那位老哥說的不錯。警察跟在我們背後，實在是不對的。可是築公路的事，我們不能埋怨。

翠葉：爲什麼？爲什麼？閉口底嘴！

中可：爲什麼？因爲公路是我們自己底。我們不是給別人築。

叮伯：是我們自己底？我們要這條路做什麼用？我們底多少田畝給填去了。我們不要田，要這條路當得飯吃麼？

中可：我們要這條路（加重）打日本人。打日本人是不是我們自己底事呢？假使日本人來，我們使田產屋宇，妻女兒孫什麼都沒有了。現在我們損失了農田，出點力氣，把公路築起來，就可以很快的把兵開來，而且能夠一開就開得來很多，把日本人打出去，我們才談得上過日子。現在你們出這點力都不肯，人家在前線拚命，你們良心上過得去過不去？

孫家：出點力氣，這是不消說的。可是爲什麼要打人呢？人家自己家裏就沒有事了麼？我們農家的人家是要強健才有得吃的，要叫我們全家都去，還要叫女的也去，又是吃自己底飯，我們務農的人家裏，那裏有許多現成飯食呢？

翠葉了：日本人來會這樣不好，我就不相信。還有比現在更不好的麼？

（羣衆嘩然。有的譁日本人來要殺人放火的，有的說日本人來也不過是納稅完漢，議論紛紛，互相爭論。）

羣衆乙：讓我來說，正月裏那支軍隊從我們這裏走過，大家還記得吧？我相信日本人來是不好的。那支軍隊說的是實在情形。

叮伯：那自然是不錯的。我們打日本是情願。

叙銘
羣衆：那麼你爲什麼逃避兵役呢？

叮伯：逃避兵役？那是只有天曉得！

羣衆：要去大家去，爲什麼有錢的人就不用去呢？

孫家：那是只能夠怪保甲長和鄉長的。

羣衆：做掉他們！把他們做掉！

中可：孫家老哥底話說得不錯。你們靜一靜，再讓我說。

孫家：大家靜一點！話都聽不見了！（靜下。）

中可：孫家已經說過，出點力氣去築公路是不消說的，那麼，我們就不應該躲着，要去築公路。

羣衆：放屁！放你底屁！

中可：你們聽我說完！先不要鬧！

叮伯：聽他說完再講吧！
孫家

中可：現在他們叫我們全家去築，是因爲軍事吃緊，我們底兵再不回來，日本人就打過來了，可是公路不築好，兵就不能很多很快地回來。所以我們要趕快築，要老老小

小大家都去築，有點力氣的人都去築，趕快把公路築起來，築完了，我們便可做自己底事。這又不是一生一世要築下去的。只要趕快把分配給我們村裏的一段築好便完事了。現在還沒有春耕，我們應該趕快築，不要拖拖延延，弄得到了種田的時候還築不好，到那時候，又要種田，又要築公路，就弄不合適了。所以我們現在大家趕緊去築，的確的確是爲我們自己。

羣衆甲：這話不錯。

中可：他們打我們自然是他們不對。但我們假使不埋怨，服服順順做，他們難道會無緣無故打我們嗎？

牛生：孫家底爸爸有什麼錯處，請你去問問看！

中可：打是不應該的。不錯，這點我贊成大家。我還覺得去築路的人，總要有點工錢，吃飯的工錢總要有的，我們務農的人家的確沒有現成飯食放在家裏……

羣衆：你說的不錯。

孫家：聽說工錢本來是有的，給他們吃飽吃掉了。 } 同時

羣衆丙：所以我們不要去築。

羣衆：打死他們！打死他們！ } 同時

牛生：叫我們餓死，他們好發財！

中可：但是大家先不要生氣，再聽我說。

羣衆：你說！（靜）。

中可：他們吃了我們底餉，是他們不對，我們以後可以慢慢和他們交涉，要他們發工錢。他們說要萬一不發，以後我們就上頭去告他們，总有一天會發工錢的。可是我們自己倘然先就不去做工；那就是我們先犯了錯，以後怎麼能告他們呢？我們應該自己先踏住道理，這麼一來，警察自然不合罪住我們了，那些保甲長，那些縣裏的委員老爺，只要我們自己先踏住道理，不讓他們說我們的壞話，我們總有一天叫他們撒職在街的。

翠萍：逃避兵役也是我們自己先犯了錯。徵到我的時候，我們只管先放心去好了，有錢的人家，讓他們暫時不去，將來上級把保甲長充出來，那時不但要罰保甲長，富人還是要去的，他們現在花的錢，一定是白花。

中可：不錯。倘然你不去，我不去，大家都不去，還有誰去打日本？總要有人先，有人後的呀！我們沒錢的人不優先走一步，讓他們有錢的人家後走一步就是了。他們不去是只有他們自己空思想的。

叮伯：照你們這樣說，那麼我們整天躲在上海，又是爲的什麼？

中可：什麼都不爲，爲的我們自己想不清楚。你們以爲這樣躲躲就可了事麼？公路總是要築的。這個月築不好，下個月還要築，反而越築越麻煩。快些築好了，反而可

以是早了事。打日本能夠不打蛋？我們不打去，他們也要打來的，你縣得買什麼地方去？

孫家：吳先生的話，說得不錯。那麼我們一夥兒去公路上去吧。

（此時夕陽已經下墜，只留一抹淡黃色的餘光在樹梢上。）

牛生：天都黑了，你還去得蛋麼？

羣衆甲：我是並不用雞來縣去的。

羣衆丙：你回去，我偏不去。

羣衆乙：老爺爺真不是一回事。

可伯：恐怕只有天曉得了。

同時

（議論紛紛。但不贊成去縣公路的人是少數，其中有的舉拳頭，嚇着大家。這時忽然一個人竄進林裏來，他一身濕透，水從他底衣褲上滴下來，面頰得鐵青。）

羣衆：什麼事，永祿？

永祿：快逃！警察來了！快！

（羣衆立刻爲恐懼所襲，一齊向中可投去質問的眼光。）

中可：不要逃！（一把阻住永祿。）有什麼事？你說。

永祿：哼！快點！你先生不要開玩笑。好！你們大家在一塊

兒，被他們看見正好一網打盡，個個捉去當兵新路，快點！

中可：不要怕！築公路和當兵我們都情願的。有什麼事包在我身上。

孫家：我們現在不用逃了。我們都情願的，讓他們來抓吧！

（不贊成築公路的人，惡意地在旁邊還笑着，但是也不先走。警察甲荷槍實彈追進了樹林，但見了這許多人，呆了呆，接着抽出哨子吹了起來。）

警甲：（舉手高呼。）在這裏！哦，快來！好多哇！（隨後又跟了三個警察出來。）

陳家：不要怕！

警甲：（四個警察一齊舉槍環準衆人。）這裏開槍，一個都不准逃，舉起手來！（衆人舉手，憤怒，恐懼，猶疑一齊現在大家面上。）

警乙：（走前一步。）你們是開會嗎？好，你們造反。

中可：（鎮定地。）警察朋友！請你把槍放下，我們誰都不會逃的。我們並不是開會，我們四個人偶然來散步，他們便圍上來問我不關於築公路，徵兵的許多事。你們對他們平日都用威壓，強迫的手段，這是不對的，所以他們提出了許多疑問，現在我都和他們說清楚了，他們已經決定明天去築公路，理該換着徵去當兵的他們也不逃

了，你們再也不用捉來捉去。請你們放下槍來！

警乙：都是你們這些學生造亂！你們來宣什麼傳？就是造反！

叙銘：我們來宣傳抗日！

羣衆：我們抗日！難道也犯法麼？

羣警：不准動！

警乙：抗日不干你們底事。喂（回頭指警甲。）你去報告隊長！說道裏有許多人間會，多派幾個弟兄來。喂！還有，說這些做戲的學生也溜網了。（警甲下。羣衆噤然。）

羣警：不准動！不准響！開槍了，再開就。

中可：（激昂異常。）你們這是強盜的行徑！你們把我們當作什麼？你們簡直無法無天！

警察：閉嘴！你再說我就打你一下。

中可：（轉過來對老百姓。）諸位不要怕，隊長來我們和他說。看他們這種無理的行動是不是應該拿來對我們老百姓的。我們挺直氣壯，自己不犯錯總不要緊的，看他們怎樣。

町伯：（低聲。）我們恐怕上當了罷？

牛生：（大聲。）不要怕。我們假使不看這兩位先生底面上，他們再來幾隻警察狗，我們也不怕。

丁內：等下就試試你底本事看。

羣警：不要動！

（隊長領着二十幾名警察上。隊長一聲口令，二十幾名警察便散開，把衆人圍住，隨後公安局長從容面上。隊長走上去一個敬禮。）

隊長：恭賀局長今天下鄉便獎了大功。全縣匪政，全靠局長洪福。

局長：我特地要來看看這些「抗日份子」如何抗亂法，將來我自己可以見證。（以目示意。）新龍先斬首，（中可等正想上來分說，局長立刻止住他道。）你不用說，我們正要逮捕你們，解散你們的這宣傳隊。只是待上峯底命令，遲到現在沒有下手。現在，你們自投羅網，那就省事多了。好極，把這四個帶到縣裏去，其餘的全匪細鄉去羈押犯公所。（向衆人。）在這種國難嚴重的時候，你們還聚衆滋事，擾亂後方，抗役抗亂，看我呈請軍管司令，把你們軍法從事，看你們還抗亂不抗亂。

（中可等三人亦開口抗語分辯，羣衆哄動，警察不由分說，喝罵脅迫中可等三人走出森林。

暮下時，盪上一片怒風，扭打的聲音。警察口裏喊着「不要動！開槍呀，不要動，開槍呀！」）

第三幕

會議



會 議

——第三幕——

時間：第二天中午過後。

地點：同村比變甫爺爺家裏。

人物：變甫爺爺。五十七，八。中藏叔底舅父，鄉紳，聯保主任。

中藏叔。

牛生。

孫家。

倩花年三十一二，貌美風騷，變甫爺爺與錢君楚底共同姘頭。

錢君楚××鄉常務委員。年四十餘。

任茂勝××鄉執監委員。年二十八九。

公安局長。

杜敏之。士醫師，年三十八九。漢奸。

向福，漢奸。拐帶。

趙家女伙頭（老媽子）

佈景：鄉下土財主式的中廳。屋是油漆得紅辣辣的舊式牆

築，中堂兩壁掛滿拔貢，舉人，縣長，局長以及香紳門底字畫，聯對。中間是大圓桌，圓桌四週整齊地圍着骨牌幾，兩邊就是茶几椅，茶几椅背後是兩廊，兩廊內放有藤椅椅之類。上橫照例是一字桌，香爐花瓶之類。從上橫突壁處的左右兩門通內堂及廚房。前面是天井。再前面就是下橫。下橫兩廊突出兩個房間，兩廊中間留有裁縫板之類，以備諸縫工縫衣之用。但是下橫這部分佈景可有可無，由出演家去布置。左廊及右廊對天井的地方有一扇門。門是漆成黑色的，厚而高大。門緊閉着，用一個長長的「丁字扛」搭在門背上。門旁靠壁直豎着一根很粗很粗的黑色直門扛。客開時，俏花嘻笑着從突壁門退入中庭。神態扭扭捏捏，面孔漲得緋紅，爲的是逃避一個人底狼狽的襲擊。

俏花：天誣的！你總想吃老娘底天鵝肉。

牛生：（一個鄉村的游蕩者。今天特別穿一件灰色的長衫，但頭上無帽，顯然是一個農民的面孔。頭上也穿起了洋襪，布鞋，褲帶還用闊布繫着，掛下帶頭，很風流地笑瞇瞇上）。好一隻天鵝，早給兩根腿捆死了。

俏花：閉嘴！你還不修口脛的！

牛生：我問你：豈甫爺爺這樣老的老頭子，錢君楚也不是年輕的了，他們都摸得，（調謔地走近俏花想摸摸底奶）

•我爲什麼摸不得呢？

倩花：動口不要動手啊，你不要無法無天。（笑着躲避）。

牛生：寧願讓他們兩個老頭子摸去，也不替你自己想一想，

應該嘗一點後生壯年底滋味了麼？不要幾年就過去了，

還不趁這個水性楊花的時候樂一樂。

倩花：爲什麼這樣不要面皮呢？老娘就是嘗一點後生壯

年底滋味，也不一定要選中你呀。

牛生：後生壯年多得很，是不是？

倩花：對了，你真聰明。

牛生：那末你所選中的到底是那一箇呢？

倩花：爲什麼一定要告訴呢？

牛生：茂蔭先生是不是？

倩花：不要亂說！

牛生：那還是杜松棍了。

倩花：虧你胡說，這一個無聊的談棍難道還算得是後生壯年麼？

牛生：那麼究竟還是我吧？（發現詭態）

倩花：（故嗔而笑）今天是誰叫你來的呀？敢摸上老娘家裏來還夾不清！

牛生：是你叫我來的呀！你說這兩天晚上很冷清，得要我陪一陪！（把倩花抱了過來）。

倩花（用力掙脫）。你不要胡說！鼠的，你可知道，在外面這可屬馬虎虎，今天竟大胆摸到我屋裏來，等下給他們知道，你可不要命麼？

牛生：要命？誰敢要牛生老子底命？你心裏想牛生老子怕怕誰的麼？

倩花：不要又吹牛了！你可不是他們底對手。鼠的，從前老鼠怕要回來了，你還是快點去罷！（輕盈地搥牛生）。

牛生：若是在外面，能夠像今天這樣麼？（抱着視一個吻）

倩花：啊呀！你這天滅的騰騰否，誰叫開房門呢！快點走！

我給開大門。

牛生：不用。牛生今天就是皇帝來都不走。（傳來敲門聲）。

倩花：快走！（焦急地）牛生！你今天發瘋了麼？我求求你！（去開大門）。

牛生：哈哈！打開大門你自己走出去吧！我告訴你孫家來找我，你不用急，讓我去開房門，你先從大門走吧！

倩花：為什麼叫孫家也到這裏來？你要死麼？

牛生：你不要管！女人家要牽男子，又這麼怕死。鼠沒用。

倩花：誰牽你？你不要自己抬得這麼高。青天白日闖到我屋裏來，還不自知趣點。

牛生：（笑）好了。你快走吧。（傳來叫門聲，很急，牛生大聲答應了聲）。

金花：（假嘆）爲什麼要我走呢？

牛生：（要到廚房去）你一會兒再可來好了。這麼老半天不去開門，人家看見原來是一男一女在家裏，不疑心麼？（走到突壁門邊）。你出去。就把門帶上。（從突壁門下）。

金花：（呆了半晌）啊呀！猛不防他今天這樣無法無天起來，我可不能坐！我去看看老鼠回來沒有。（聽見有人進來的脚步声，趕快輕輕閃開大門，面現慍色）。由你們老鼠跳進來吧！踢動了老鼠底肚子，老鼠回來把你們當竊賊來辦。（輕輕帶上門下）。

（牛生從突壁門上，孫家隨後跟上）。

牛生：你看，這樣的廳堂大屋不進來，要躲在廚房裏，是不是螺絲見不得海面呢？

孫家：（一個農民，短裝赤足）人家來了，你還不是要走開。
• 訟師先生叫我們在廚房裏等，我們就在廚房裏等候了。

牛生：（一下躺倒在藤椅椅上）。你看躺在這裏多開心。那漢奸底話，你這樣聽從做什麼？

孫家：你一直都躺在這裏睡覺麼？

牛生：可不是。我正睡得濃，你早不來遲不來，爲什麼這時候來。

孫家：誒師先生叫我們這時找來的呀。你爲什麼不叫我早點一道來，讓我也可以享點福。

牛生：你是享福的骨頭麼？叫你進來，你還更要躲在廚房裏。

孫家：偷享這客一刻兒別人底福，有什麼趣味呢？

牛生：那就不用說了！你還是去睡到你自已底豬窩裏去吧。

孫家：自己總是自己底，別人總是別人底。

牛生：你總算還有一個豬窩，有你自己底。我只有前面一根屎，後面一個屁股，什麼都要是自己底，那我就只打眼巴巴看別人家了。我就是要享這客一刻兒別人底福，別一刻兒又有那一刻兒的運氣的。這客一天天不也就過去了麼。倒比你們有自己底福可享的人要多享一雙福呢。

孫家：你這終究是要鬧禍的。

牛生：鬧什麼禍？我就做一任公安局長給你看看。這也是偷享別人底福。

孫家：你打算要他說有多少人？

牛生：五百。

孫家：人家要說你做漢奸呢。

牛生：讓他們說好了。只要你知道我並沒有做漢奸，將來我們來個裏應外合，便可照樣見青天了。別人底福不是也

享來了麼？

孫家：牛生！我老父說，我今天是不預備來聽訟師先生呼喚的。我底意思還是想和你在廚房裏兩個人清靜點，商量商量不要自己上當才好。

牛生：你又有什麼新主意了麼？

孫家：我想還是同心傳意，別要資聰明吧！

牛生：怎麼？同心傳意？答應人家底話可以變卦麼？

孫家：有什麼不可以呢？對漢奸還講什麼義氣麼？

牛生：當然不是什麼義氣。你不要性命麼？

孫家：性命？他現在能有什麼大不了的？本事要得我們底性命？

牛生：我不是和你說過，日本人說不定就要來的呀。

孫家：那麼錢市爺爺他們不知道呢？

牛生：不曉得。

孫家：錢市先生是不是漢奸呢？

牛生：也不曉得。

孫家：你為什麼全不曉得，做什麼公安局長？

牛生：待我上任，就什麼都知道了。

孫家：你們可不可以探聽探聽錢市爺爺底口氣呢？

牛生：你發瘋麼？

孫家：為什麼是發瘋了？

牛生：他是不是漢奸和你有什麼相干？

孫家：我想他不會是漢奸。我們應該快點告訴他這個消息，

好叫他防備，或者幫助我們除掉惡霸先生。

牛生：你真是白天說夢話。

孫家：為什麼？

牛生：你叫吳市爺爺防備什麼？

孫家：第一是要防備他自己不要上當。

牛生：他是你底什麼？你這樣關心他？

孫家：他……他總是為我們村里撐面子的人，不能夠眼看他

太上當了。

牛生：還有，你要他幫助你什麼？

孫家：他，他說不定，能幫助我們去下手除掉惡霸。

牛生：他只會幫助惡霸先下手除掉你的。

孫家：你難道不相信他是肯為我們村里着想的人麼？

牛生：是的，他把公債全派在我們頭上，向我們逼錢，沒有

就得去當兵，做工，還便是他為我們村里着想的地方。

孫家：（極痛苦狀）那是因為他要錢。

牛生：他要錢，沒有合夥的對手要得到錢麼？

孫家：這合夥的對手是誰？

牛生：那就是上至×部老爺，下到警察狗，能夠喊聲就來？

所以昨天我們出錢頭。惡棍呢，就是他這些幫手中的一

個。

孫家：你太着酸了點。照你說，他們都是演好了。

牛生：這個我不知道。可是要對付我們，他們還歸是一夥。

孫家：你說這種話，我心里實在難過。你為什麼這樣無情？

你不想想吳老爺平日還肯借面一升半斗給我們的麼？

在這大劫數要來的時候，你就不替他想一想麼？

牛生：對他們，我是不會關心的。

孫家：那麼，由他們去麼？

牛生：他們真命運，由他們自己去決定去罷！

孫家：我們——

牛生：我們應該用全副精力顧我們自己哩。

孫家：牛生，我心里很難過！我不能夠呆在這里等認領先生
來了。

牛生：這總使不得。

孫家：為什麼？

牛生：他會疑心的。等會不要弄得我公安局長也做不成。

孫家：我要你還是不要去做局長了。（有推門聲）。

牛生：是誰？（倩花在門外答應一聲）。你（對孫家）不用
慌——（走去開大門，倩花從大門忽忽上，她隨即把大
門關住，呼吸急促，故作怒容）。

倩花：你們在這裏做什麼？快走給我走！老板來了。

孫家：我們走吧！牛生。

牛生：我們到廚房裏去坐一坐吧。

倩花：你這天誠的，死在廚房裏做什麼？這裏又沒有唐僧肉，要你這樣纏着不放。

牛生：你不用這麼當心，老子在廚房裏，不會偷你底東西的。
○孫家，我們去吧。

（從突壁門下。）

倩花：（追到突壁門邊。）你們不要死在廚房裏呀！同你們說老實話，不要硬惹得老娘拿出面色來給你們看。

牛生：我們就等許底面色看吧。

（門聲一響，錢市爺爺推門進來了，滿面怒容。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胖子，方面大耳穿一身藍綢的短衫褲。

倩花聽見門聲，立刻停了聲音，跑到門邊。

倩花：你怎麼來得這麼慢？你這老賊！（躍上門，一把攔住他的耳朵。）你拉長面做什麼？給我看麼？

錢市：啊！你！你不要動手得這麼快，後面有人來。你一個人在屋裏噁哩咕嚕和誰說話？

倩花：（鬆開手，笑。）我和誰說話？我等得不耐煩，一個人在屋裏咒你！你看見你底寶貝兒子了沒有？

錢市：他還有臉見我麼？（此時已改笑臉，坐上藤椅，把手往自己大腿上一撲。）這上面坐一坐，我現在只有你

一個人了。這狗畜的東西，他以後再也不要進我底門。

倩花：隔幾天總是進狗畜門，你不要說得這麼響亮。你捨得不要等那個寶貝兒子進門，那老娘底兒可以該給你一個人了。（坐在鑒市線上。）

鑒市：怎麼？你捨得老錢，不報我老麼？老錢是我底好朋友，我叫兒子不進門倒用不着要你丟了老錢。

倩花：（半嬌半嗔站了起來。）不丟老錢就丟了你。你心裏想我少不得你這老傢伙吧？

鑒市：噯，（笑。）又發脾氣了。（站起來正想去拉她，忽聞敲門聲。）是誰？申叔麼？（外面答應是。）進來。（申叔推門恭恭敬敬進。）

申叔：二叔，你要可憐可憐我底翠澤，你要替我想想法子的。

鑒市：什麼話都沒有說，一開口就是這一套！人家什麼話都沒有問你呀！

申叔：是是。

倩花：自己底兒子誰不心疼？你為什麼曉得心疼我底兒子。

鑒市：心疼兒子也沒有點骨氣才行呢！我是心疼兒子的，我並不瞞，可是我底兒子到現在這樣的地步，我就是要心疼他也心疼不來了。

申叔：是，是，二叔說得不錯。我底翠澤這小孩子也確實不

隨話，拳頭巴掌的規矩，就是再多受一點，我都不心疼，不過，提到縣裏去不是好玩的，二叔，他們說……假使……這種持勢，不開你三七二十一，把牛蹙了那怎麼了得？

吳甫：你不要老是噫這一套。我問你，中葭，你今天城裏來，知道縣裏的委員就要來麼？

中葭：知道的，杜先生和他們一道，比我還一步跬身，我知道他們來，所以今天趕快回來托二叔想辦法的。

吳甫：那麼，預備點茶，倩花，伙頭呢？

倩花：伙頭去洗衣服了，不知來了沒有，讓我進去看看。（下）。

吳甫：那麼我告訴你，今天委員來，我底兒子和你底兒子底事情，我都要管的。不過你要走開點，不要來又是這些樣噲惹一個不了，我是你底叔，知道你平日的脾氣，人家不愛得你，是不耐煩的。

中葭：我走開一點，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不過二叔，替請你極力替我說話！

吳甫：說話只管說話，有沒有結果，我可不能担保的，我自己這兩天煩都煩死了。我吳甫底兒子人家都要敲竹槓，我們趙姓的人，將來還能立足麼？我不報他向馮切脚的仇我不算姓趙。

申藏：是的，我們趙姓人家底子薄，現在出去，就這樣隨便讓人糟塌。我底家澤，就是我過得去，二叔也過不去兒。

樊市：你底家澤是犯了王法。王法無情，這種事，假使就姓的人，我拜三個揖，再也不來管了。不過，家澤是我底姪孫，要犯到我姓趙的人，不來問我，就這樣容易下手麼！

申藏：二叔說得對。村子裏那個不說二叔是撐門面的祠堂門？

樊市：我還在乎你們村裏說什麼祠堂門？那個村裏姓趙的，我樊市喊一聲不來？他向衙門不說一個，就是十個，我要叫他屍首沒處好尋就沒處好尋。

申藏：是的，前年選國民代表的時候，二叔一聲喝就是幾千人，到了縣裏，縣長都嚇得發抖。

樊市：這可再看看他向衙門底本事吧！他叫申壽寫了多少錢的借票，你聽見誰說？

申藏：我聽見申煥發。他吃酒醉睡在他家裏，故意裝作睡熟了，從隔壁房裏聽見的。

樊市：有多少？

申藏：三百畝田契，銀洋五萬元的借票。

樊市：我天上掉下來這麼多現銀，是好胆大，他下的好毒的

心，想繳「底家私呢！（忽然放低聲音。）這恐怕都是老杜想出來的法子，不然，誰敢要我這麼多呢？

申藏：是麼？杜先生……（低聲）是他告訴我說韋澤要搶錢的。

樊市：你聽他底鬼話！他們不來問我，他隨便扯錢姓趙的。

申藏：二叔哪！我家裏的（指他老婆）何老是我讓韋澤出去，曉得這樣，不是讓他早就出去好些。

樊市：哼！你不要聽你老婆底鬼話。你底老婆太寵兒女寵得不像樣子了，我老實告訴你，韋澤第二回再發生這種事，我是不管的。叫他不要跟人家鬼混。救國家他們習生救得了麼？他們就是喉嚨喊啞，天天演戲，從人扮到猴子，從猴子扮到人，國要亡還是要亡的。

申藏：只要韋澤還回能夠出來，我一定要把他管緊些了。

樊市：我同你說，現在外面風聲很緊急，你除非聽我一句話，我可以替你說話說得硬一點。

申藏：什麼話，二叔？

樊市：韋澤出來了就把他關在自己家裏。

申藏：唔……唔……

樊市：你不要答應不出來。我跟你說，你決定這麼做，那麼我可以替你向縣裏說：「一定要緊的話，可交給他父親自己去關。」

申藏：（沈吟半響。）我家裏的……這麼一來……

錢甫：我知道了，又是爹老婆不肯吧……那麼，你自己到縣裏去說吧。這種風聲緊急的日子，就是我替你說了放出來，你管不好，還是要捉進去的，那時，我說過話的人還要出露頭。我是不敢管這些事的。

申藏：哦，哦，哦，不錯，當然，我把他關起來的，有的。不過，二叔！我總不能天天自己做看守，我一走開，她又把他放出來，那怎麼辦呢？

錢甫：只要你再出一句話，萬事交給我。你不好把他關在祠堂裏的麼？我替你叫一個人專門看守，送飯去了。

申藏：二叔……我；……那末一切聽你擺佈。

（錢君楚推大門入，一個中等身材的胖子，身穿淺青
單襖長衫，鷹眼尖鼻）

錢甫：哦。（站起）。老錢！局長和茂徽他們呢？
同時申藏：錢先生！

君楚：他們就來了。倩花呢？

錢甫：倩花在廚房裏吧！倩花（叫）！

（倩花在廚房旁答應一聲，隨即聽得見她走出來的腳步聲）。

申藏：我去了，錢先生，你坐坐！二叔，去了。（錢君楚點了點頭，申藏從大門下。）

倩花：（上）。哦，原來是小賊！

君楚：你爲什麼不來接我呢？一個人躲在房裏誘花麼？

樊甫：伏頭還沒有回來麼？

倩花：伏頭回來了。你（指君楚。）爲什麼這許多天不來，

甘心把我讓給老賊一個人用麼！

樊甫：哈哈！今晚我們兩個人共用吧！

君楚：說輕一點，後面他們就來了，倩花，你一定很想念我吧？我們到後面房裏去談一談難情別緒去，讓老賊在這裏接客吧。（牽着倩花底手，向突駝門走，一面對樊甫說，）你留在這裏接客，他們馬上就到了。我是特意先一步來，尋找得着倩花的。你不用空着急，（笑）。你獨佔了這這些日子，每不運氣，今天該讓我來個痛快了。

倩花：不要面皮！（被君楚牽着下。）

樊甫：哈哈，哈哈！他們這一對小相好，快快去解一解相思苦吧。（送他們到突駝門邊，又回轉身。）伏頭！

伏頭：來了，（上），二爺，奶奶說二爺要燒水泡茶，水燒開了泡幾碗茶！

樊甫：你先泡一大碗茶汁起來，待客人來了，叫你泡幾碗再泡幾碗。

伏頭：是的。（下）

（樊甫回房走到大門邊，往茂徽，往廣之，公安局長同上。）

樊市：噫！好極了！剛剛開中門等你們。

來客：不敢當，不敢當。

樊市：伙頭！（伙頭應聲上。）你先泡四碗茶來。等會再泡兩碗來。（伙頭應聲下。）諸位請這處坐！（引來客到廳中央圓桌周圍，拖出幾張椅來叫客坐。）

局長：樊哥！你不用這麼客氣。今天要報告你個好消息。

敏之：唉！老錢呢？他說先來報信，報到那裏去了？

茂徽：報什麼信！他早報到梅花懷裏去了。（滿堂哄笑。）

樊市：老錢（叫）客人來了。

來客：哈哈！我們二爺吃醋了！還是不要去妨礙他們底好事吧！

樊市：那裏話……他在裏面換件衣服。（面微赧。）

局長：樊哥這兩天清福獨享，恭喜，恭喜（又哄堂大笑。）

樊市：我那裏有得空。（得意狀。在椅裏還不是一天和他們對命到晚，忙得無頭蒼蠅一般！

（君楚換穿綢緞換印梅花上。）

梅花：（有點嬌羞的樣子，但強作沒有一回事似的。）怎麼？你們笑得好開心！老娘拿件衣服給小孩換，要你們這樣小題大做幹什麼？

茂徽：活該！大家都吃虧！

敏之：可憐老錢！（眾人又笑。）

君楚：什麼可憐老錢！你回來這一步就追亂得着了，此刻我還沒有動手，你們又落了一空。

茂微：又吃搭！吃搭！

（伙頭送兩碗茶上。）

葵甫：再泡兩碗！

伙頭：是。（下）

葵甫：倩花，你去拿點瓜子花生來！（倩花下。）

君楚：我們談正天吧。

局長：對了。讓我先來報告我底傑作吧。（得意狀。）葵哥聽了，一定大大稱贊我的。

葵甫：是不是為昨天晚上的傑作？

局長：對了。（伙頭送兩碗茶上，即下。）

敏之：局長這一着，的確是傑作！

局長：（得意也。）你對待通緝令，在這個合作的時候，曉得等不等得着？我們就以他們搞亂後方治安，煽動民衆抗役爲罪名，把這幾個當作漢奸做了再報告上去。

敏之：對了！（拍桌。）我一向來稱贊局長手腕敏捷，一點都沒有錯。（倩花送瓜子花生上，隨即下。）

葵甫：（冷淡）。噯……老錢，茂微！你們是委員老爺，你們底意思怎樣？

君楚：葵哥作主吧！

樊甫：我能夠作什麼主？我是一個平民。是你們手下的一個聯軍主任。

局長：樊哥今天為什麼說這話？我們一直都是照樊哥的意思行事的，我們還是要請樊哥作主才行。（詔笑。）

樊甫：哈哈！你們現在還有我姓趙的在眼睛裏麼？（強笑。）你們提姓趙的問也不來問我一聲。我收過禮的人你們也要把他捉去索賂當兵，那使我收下人家的禮，怎麼對得住人家？我樊甫能夠壓底下人麼？

局長：（恐慌狀。）樊哥！什麼人送過你禮物我實在不知道。你為什麼不通知我一聲呢？

樊甫：老弟！我告訴你的武長還不夠了麼？你是不是要我開名單送到你的辦公室裏去呢？（乾笑。）

局長：那裏話：樊哥這狗的隊長，做事這樣不謹慎，回頭我重辦！請你先不要氣，樊哥我們對這大事總要商量的。

敏之：這是底下人不謹慎，樊哥不要生氣，這事交給我去辦。包你送過樊哥禮的人萬無一失。

樊甫：現在什麼事你都辦得通，我姓趙的就專門出露頭，哈哈！我是沒有什麼氣的。年紀這麼大也曉得不大濟事了。（偽笑。）

敏之：諾！又怪到我身上來了！

樊甫：我還敢怪你麼？我正要去求你的恩呢。我底家私都快

沒有了。

君楚：還是怎麼一回事？

樊甫：怎麼回事？向福拐拐把我的兒子綁起來，用大刀放在他的頸裏要他寫田契，寫借票，這都是敵之手下人幹的勾當，他們現在無法無天竟弄到我重上來築巢住了。呼！

敵之：怎麼有這樣的事？

樊甫：你還裝裝作啞。呼，（衆皆驚呆。）我的兒子，他就是寫給人家幾千萬借票，誰也不能夠到我身上來拿得動一個毛錢去，我老實說。不過這實在太氣人了！你想想看，敵之，叫我還有什麼面子商談事呢？

敵之：這件事，我實在不知道，不過，既然是向福拐拐幹的事，我們等下再商量的。現在我們要談的事，……我老實告訴你，日本人決定要進兵了，昨天晚上邊提到的那幾個，要趕快作掉，越快越快，還有一層，我們平日都是好朋友，生死患難相共的，到這緊急關頭，也該有個打算。

樊甫：（搖頭。）我……這於我實在沒有相干……

君楚：風聲不是假緊。不過，不過，他們要打來，怕一下不容易——吧！

敵之：什麼？你以為他們是打不過我們的，所以一直相持着沒

有打來麼？他們是因爲羽方面沒有佈置好，才自取停止前進的，你看，我們這樣空虛，他們要來隨時都可以進城。再……再假使有人……裏應一聲，這種小縣城不是一鼓可下麼？

茂南：我們是偷着出來的，得快点回城去。看特派員這兩天焦燥的情形，敝之底話想來不是沒有根由的。

局長：特派員已經把壯丁都集中起來了。一有事就要槍。

敝之：是呀！這就是我們的失算；我們怎麼能讓他把壯丁提到手心裏去？君楚，我看你見到特派員統統比老鼠見到貓，什麼辦法也沒有了。

君楚：你叫我怎麼辦？人家集中壯丁要和日本人打，我有什麼理由阻止麼？

敝之：我看你一直沒有決心阻止。你就有點被那些孩子們騙上當的樣子。斐哥！你們大家想想看，他特派員是外路人，和日本人打個敗仗，走掉了，還可以升官，我們呢，財產，田坎，全在這裏，你和日本人作對，人走得了東西帶得去麼？

斐南：那麼，我橫豎家私都給向隅拿去了，我總可以抗日啦！哈哈！（淡笑）

敝之：呵——斐哥！還是點小事。就……就看你服日本人還是不服日本人，服的話，向隅的事，已在我手裏，不服

的話，日本人來，向福不拿你的家產日本人也拿的。

榮甫：所以你們來這一手麼？哈哈！

敏之：這倒不是的。（面微赫。）

局長：提哥，我真焦急。先請你寬宏大量替我們想想法子吧！
我當小官的人員不好應付，縣長要我這謀，敏之先生……我是主張又特別兩樣。我從那方面想呢！兩面都有道理。

敏之：中國是必敗，必亡的。你們聽我的話，將來高官任做。日本人少，他們到這裏來知道處處地方都要日本自己來做官麼？日本人也沒有這許多呢，將來還不是要中國人的。那時我們就是立國的功臣了。至於跟他們教什麼屁勾麼？哼，你們拚一輩子的命，還不照舊是一個局長，（又對君楚）你一個常務委員，（又對茂微）你一個執監委員兼職。（諷笑。）

茂微：話是這麼說。但現在大勢已去了，我們只好糊塗一點。
還是將來再看風勢好些。

敏之：什麼再看風勢？照你這麼說法，將來兩面都不討好。
更用不着想什麼了。

局長：中國必敗是不錯的。中國就是不敢，讓這些抗日份子還恣胡鬧下去，我們將來飯碗也保不住，不過……我們投到日本人一面去，能把握得住麼？

君楚：對了！我們的飯碗……
茂：茂

敏之：對了，（拍桌。）這正是我們的生死關頭。到最後不正是只有一條路子麼。

局長：所以我對這些學生是恨極了。

茂：可是，大勢經已去了。弄得不堪，不是糟麼？

敏之：爲什麼已經去了？壯丁集中到縣裏去，難道我們就沒有辦法了麼？

梁市：（故意。）有什麼別的辦法呢？我倒要問問你。

敏之：別人沒辦法，就正是梁市有辦法。只要梁市喝一聲，今天晚上就有幾千人摸進城裏，他們曉得也不曉得，那幾個壯丁算得什麼一回事。給他們一個迅雷不及掩耳，藏在縣裏的槍械都是我們的了。

梁市：哈哈！（冷笑。）

君楚：依我說還是看一看風色，這個是和大局有關的，我們到底是中國人，萬一日本站不住腳，我們能逃到日本去做人麼？

敏之：就是你沒用，有了大事就沒用，這種一髮千鈞的時候怎麼能看風色，不趁日本人進城時建點功，將來他日本人還會來踩你麼？

局長：這個功可不容易建哩！哈哈，腦袋拿來打賭呢！

敏之：所以功勞也特別大。歷代頂天立地的事，正是在亂世

把襖袋打賭，才功成名就的。

（局長伸了伸舌頭。蒔花上）

蒔花：我要回到菜園裏去一下，那個天滅的牛生，硬在廚房裏不肯去，後來我問了又問，才吞吞吐吐說是杜松提叫他在廚裏來等的，敏之先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把我弄麻煩死了，你們弄些什麼鬼把戲？

敏之：是我叫他來的。莊嫂嫂，只他一個人麼？

蒔花：不是他一個人，那麼你本來是叫幾個人來的哇？

敏之：（沉吟了一忽。）沒有什麼請你叫他進來吧。（衆甚驚訝似的。）

蒔花：你怎麼老早不說一聲，害我真是半天摸不着頭腦。

（下。）

焚市：牛生來作什麼？

敏之：……我叫他來的。

局長：是什麼人來？

敏之：我底一個朋友，他能給我們想點新法的。

君楚：你為什麼早不通知一聲？我們的話都給他聽的麼？

敏之：你放心，我的好朋友。（牛生上。）

敏之：孫家沒有來麼，牛生？

牛生：他……他等不住，有事去了。

敏之：這些人你（對牛生。）認識的吧？（又對局長等人，

）這就是我的朋友，好朋友，可靠的朋友。

局長：（驚訝）永遠位朋友真括括叫！昨天我抽他們的時侯，

他頂令關了。原來是你的朋友，果然火有根，水有源。

葵甫：趙家村有名的牛生老子，你都不知道麼？

若楚：我們是早聞名過了的。（牛生帶羞怯的樣子天真地笑
茂微：坐落，但態度很自然。）

敏之：（面色沈了沈，咽下一口氣）葵哥。我剛才說過，就
正是要請你想辦法。只要你一開口，我們大家都有救
了。諸位覺得是不是？

葵甫：我姓趙的現在還能說得上有辦法麼？

敏之：現在只有你有辦法。

葵甫：原來日本人要來，天下就是你們的了……你們早不把
我放在眼晴裏了，辦法都要叫我想。（自嘲着憤怒，又
淡笑。）哈，哈，哈。

敏之：（有些狼狽。）你為什麼這樣……

葵甫：向誰拐彎做的小，你不還我一假道理，你要叫我想辦
法。

敏之：現在來不及先選道理再想辦法了。城裏風聲緊急得很
，你一定要先想辦法。我今天叫牛生來就是這個道理，
他可以幫助你。

葵甫：他怎麼幫助我？亦叫他想辦法吧！那麼更用不着我了。

敏之：用是還用得着你的。可是不勞你半個指頭。只要你答應一聲不反對我們，我們就會把事情辦得起來的。

樊甫：（憤然起立。）好吧！我就看你的本領。

敏之：諸位現在知道了吧！我一切都預備好了。勝利是把握在我們手裏，牛生現在你說話吧！你已經預備多少人了？

牛生：足足五百。有一半人槍是齊全的。

敏之：要請的跟蹤我們，回頭到城裏去準備起事。

局長：我底天！我底天！

胡楚：樊甫！你怎麼說？（樊甫目眩口呆，癡似顫抖上。）

樊甫……

（伏頭上。）

伏頭：牛生！孫家叫你去！

敏之：孫家來了麼？快叫他進來！

伏頭：他不肯進來！

敏之：為什麼不肯進來？牛生你去叫他一聲。

牛生：伏頭媽去叫吧！你叫他一定來！（伏頭下。）

敏之：你們再看看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吧。他更有辦法。大

勢所至，現在已經不可遏止的了。

樊甫：（獨語。）我要……我就要看看你的本領。

伏頭（上。）他不肯進來。

敏之：牛生你去叫，他還這樣見不得世面麼？

（牛生下。）

局長：昨天捉到的那個呢？

敏之：同頭就去斃掉。這點小事現在還成問題麼？

君楚：他們非得我們下安，你們就先叫他們不吃飯。

局長：對了。我受縣長的氣受夠了。管他中區打勝打敗。反正

好處挨不着他們。他們也要出頭就先叫他們受點苦吧！

樊甫：（從椅上跳起。）那個敢觸王姓的一根毛，我都對
他不住。

敏之（冷笑。）那麼君楚哥底面子，羣澤放出來好嗎。

局長：對了。誰敢得罪樊哥呢。（樊甫淡笑一聲，君楚，茫
後，齊聲附和着局長。）

（牛生，孫家上。）

牛生：羣澤，吳中可他們三人全釋放了。敏之先生。

敏之：什麼？什麼？（驚訝。）

牛生：孫家說。羣澤已經到村裏了。孫家還見過他。

局長：怎麼回事？

君楚：是怎麼回事？孫家？你……你說來！
敏之

孫家：羣澤說是特派員叫縣長放的。

牛生：他這說城裏的壯丁隊已經發槍了。

敏之：那麼，孫家：你預備到怎樣了？我們要趕快下手！你
為什麼叫你進來還不進來？

孫家：我麼？

敏之：你說。

孫家：我麼？

敏之：你怎麼？

孫家：我（搔搔頭。）我們是勞農作租的人家，從來沒有想過做什麼大事。這……還是自己安分守己些好些……變爺，你說是不是？

愛甫：（喜出望外，）對了，我們管他什麼日本不日本，中國不中國，我們是老百姓，官家放火，百姓逃殃。我們還是避得這些好，不要多作閒事。我是說，我們姓趙的人是有好子孫的。

茂微
君楚：先避得遠點看風色，確是上策。

局長：我也主張避遠些。今天就不要進城，讓他們打個你死我活好了。我們在這裏避重流吧！

（外面噪鬧聲很大。）

敏之：你（對孫家。）這個！這個……你這個不生骨頭的豬種！（失望。）你們姓趙的不害羞麼？你昨晚答應我的話，你這……你還怯漢，你忘記了麼？

孫家：我……我……答應你底話，我自己作不來主。我們姓趙的，得問問變爺。我實在不曉得怎麼好。我想想還是萬……萬事不……管，我們姓趙的，趙家村的事，有變

爺頂台的。

（外面鬧聲愈逼愈近。）

敏之：（失面子，悲憤，面色慘白。）日本軍一來，我把你們姓趙的絞盡抽乾！牛生！我們不用他們，我們用不着他們，自己幹的！

孫家：牛生空？他……（牛生對他做鬼臉，因此，說話中斷了。）

敏之：牛生什麼？什麼？牛生？（一把抓住牛生）你也反麼？你也反麼？

牛生：不是！他說，我不是姓趙，幹不了什麼。我就要幹給他們看看。（忽然鬧聲逼近大門，大門被推開，向福手裏捧一綑日本小旗子奔進門來，即刻把大門扛上。）

向福：（一個跛腳的流氓，腳穿草鞋支底鞋，襟胸也和牛生一樣用綢帶紮住，拱下帶器，惟上身是短衫，領口披開，走路一拐一拐。）救救！救救！他們殺來了。我賣日本旗，殺來了，殺來了。糟糕！

錢市：（跳起。）你倒有面皮逃進我底屋來？人們殺來了，你要我救麼？你還該死的東西！（門外喊聲大作，打倒漢奸，燒屋的聲音震天。）又引人來燒我底屋麼？

向福：什麼？你放什麼屁，還是我底屋子。你到現在再也不用威風了。日本兵一來，你底什麼都是我底了。

局長：不要爭鬧，等下門就打下來了，快想辦法。

君楚：向後門走吧？（小聲）

敏之：再怎麼辦呢！真悶死！牛生！你出去說一句話呀！

牛生：（想了想，低聲向敏之說。）我底意思還是叫向福仍舊從大門出去。不這麼辦，那麼我們就得罪了大家，他們就也要咬定我們是漢奸，以後事情就難辦了，

局長
君楚：（附和牛生）對了，不要再得我們狗屎塗在身上洗不乾淨。

向福：你（對牛生。）說什麼？你還流氓發瘋了，只顧自己，不顧別人性命了麼？（敏之沉吟了半響，終於向牛生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樊市：牛生說得不錯，給我滾出去！

牛生：出去！（態度突然轉強。）孫家，來把這流氓擡出大門去。大家不要遲遲疑疑，我們再不見手，一會兒連我們都是漢奸了！

向福：你也已經是漢奸了……你心裏想我不曉得麼？

孫家：同時：你還流氓！你還漢奸，出去！（走到大門邊，

茂發：大聲叫。）門外的人不要鬧，有漢奸逃進來，

我們在這裏趕他。待一下就把他趕出來了。（敏之見勢頭不對，趁人不備，向突壁門溜走了。）

向福：（拿出手槍。）誰敢趕我出去。誰不要性命，就來吧！

！（大家都嚇得倒退了一步。）

牛生：怎麼漢奸，我就先收拾了你。來吧！大家來攔，不要怕他底手槍！（這時大門已被羣衆推動了半扇，倩花喊着從突壁門上。）

倩花：呵呀！露捉逃了。我平日說他漢奸，果然不錯哇！到底鬧事了。再呢？

向福：這就認錯，有起事來就說自己溜了！唉！老子偏不走！

！（舉槍示威）

衆人：叫他出去！

髮甫：（趁向福不備，奔到大門邊，把門門栓，門便鼓推開，人們像蜂一樣湧進來了。）漢奸在這裏！你們趕快！

向福：來吧！來吧！（他一面開槍，一面向突壁門逃走。）

漢奸不是我一個人！這裏都是漢奸！

羣衆：打死他！打死……（幕急下。）

第四幕

戰爭



戰 爭

——第四幕——

時間：一星期後的夜半，春寒未盡。

地點：同趙孫家之家。

人物：申藏叔

二嫂。

張雲。

錢淑蓮。

倩花。

任茂微。

蓮花。

叮伯。

農民甲，乙。

佈景：與第一章同。推屋內有點零亂，仔細一看，便發覺銅頭草把，盤座內的器皿等都已搬運一空，上橫壁上的土槍也不見了，會有一種空洞之感。暮降時夜正深，却没有平時那末寂靜，屋外鬧轟轟一片，屋前屋後，時有鋤聲，負馱聲，四步聲，鬆攪聲。這

處有槍炮聲傳來，有時很密，有時又稀疏下去，有時甚至聽見屋上子彈飛過，顯然離此不遠的地方戰事正酣。屋內的一切場面是由上橫一字桌上的一對大紅蠟燭底亮光照出來的，兩支大紅蠟燭的中間點着一爐香，再一看，就知道那旋繞着上升的香煙後面的上橫壁上的白洋紙中堂，現在已經換成「真似」（真似就是祖宗宴金裝彩色畫像）了。那「真似」上大約有三四位祖宗，女的戴鳳冠，男的戴頂子帽，帽後拖着翎毛，穿的都是前清的對襟朝服，頸項裏都掛有朝珠，手上都套有馬蹄袖。但這些在燭光下是完全看不太清的，因為那「真似」經過多年的煙燻，顏色已經暗黑下去，加以燭光搖曳不定，好像只能看見一片暗紅的金色夾帶些墨紋墨塊在香煙後抖動。雲香正跪在一字桌前面的一張八仙桌前的草墊上拜她底祖宗，恭開——

雲香：（背對着舞台在叩頭，燭光照在她背上，隨後她抬起頭來。）孫家底爺爺，爺爺爺爺太太啊！爺爺，太太，祖宗啊！你們要保佑孫家，保佑臨祥臨福，保佑我們大家呢……我們已經沒有安樂日子了，我們只有起來拚啊，爺爺……我們底田地屋宇，我們大家……連你們也不得安樂了，倘麼你們活着，你們自己台有限嗎看得見的

，我們底豬，連我們底雞也給日本子捉光了。他們搜括我們底糧食，殺人放火，變市也給殺掉了。他們真的是看見年青女人就強姦呢。他們底話，我們一點也不信，你們倘還活着……你們不要見怪我們底子子孫孫，你們子子孫孫是發誓要爭氣的。請你們保佑他們吧！（聲音窒塞又叩頭。）祖……祖……親爺爺太太，你聽槍聲這麼密囉！我們是娶不來了，我們要趕掉他們，或者是我們好只明天，……說不定今天晚上帶你……們走了。（又叩頭。）祖祖爺爺……祖媽！孫家底祖母！你……你……你是好得早歿去了……你，你好得！要不是，你這得要跟……跟我……我們受罪呢……（叩頭。此時邊花已從廚房裏洗過手悄悄走進來，呆立在桌邊，在衣襟上揩手。）孫家和他底爸爸今晚到錢村去殺日本鬼子去了……他們今晚去……去了。請你，請你保佑他們大家……大家勝利回來啊！可是……可是我戶就是要走的了，我們準備一下子打不過鬼子吧……我們只得把值錢一點的東西今晚都掉呀……我們什麼都顧不了了……（叩頭。）待我們把日本鬼子趕掉了，祖宗！太太！要到……那……到那時候，我們才能安寧了！（重重叩了三個頭，漸漸立起。）邊花！你手洗過了麼？再你來拜拜，趙門底祖宗有德，孫家和他底爸爸會有祖宗保佑的。（

走過一邊。)

邊花：我手洗過了。(走至桌前跪拜。)

雲香：告訴爺爺，告訴太太吧！

邊花：……

雲香：口裏說不出來，心裏說吧！說啊！是……多叩幾個頭啊！(邊花拜畢立起。)……邊花，現在我們拜過祖宗，就好動手了。你把廚房裏的那些米和蒜蓉先挑到山上去。

邊花：還有些銀錢和衣服呢？

雲香：銀錢和衣服，還有些零用的傢具我另外裝成一捆放在房裏床底下你沒有看見麼？那捆我自己挑來拿了。

邊花：倩花睡得這麼熟。你不要忘記叫她醒啊！

雲香：我知道的……哦！邊花，你爸今天忘記了把食鍋起出來；等下我們把東西挑好了，回頭還要把它起出來的；也把它帶到山上去。孫家不是說過我們連什麼都不要留給日本鬼子麼？(走入臥房。)

邊花：他還說非都要掩埋它呢。(邊花向廚房門走去，雲香在房內答應「是的。」但邊花走到廚房門邊又站住說：)
「願請吹滅甚麼？媽！

雲香：(在房內答應「不該底聲響裏聽得出嗎？」而在用力拖東西。))「不要吹滅，癩漢子。今天以後是獲到抵大劫難

了，我們今天就好比一個大節（節又劫同音。）日……

啊！我們今天這副盛筵是省不來的，讓它點到天荒地。

蓮花：那麼，媽，我就把東西挑去吧，山上洞已經挖好了麼？

雲香：（雙手用繩子拉着一簾東西出房門）爺爸昨天就挖

好了，你快去吧。

蓮花：哦！媽，起為他醒醒，你叫我醒呀。（下。）

雲香：醒得的？你先一步去，我就來的。（她又回頭進入臥

房。幾時後在房內傳出聲音。）荷花！荷花！……荷花

！（荷花在夢中答應，轉醒。）呵……你醒醒呀！

荷花：（在房內。）唉！我起來了。

雲香：（在房內。）輕輕些！小心把孩子醒醒！你移去了。

你就起來吧！我要挑東西到山上去埋，你不要把孩子醒

醒，出去的時候輕輕把門闔止好了。

荷花：（在房內。）我知道的。伯娘……啊！謝謝你！你放

心去好了，我不會把孩子醒醒的。（房內起來聲與雲香

拉東西的聲音，均甚輕微。）很遲了吧？伯娘。我真好

睡呢。

雲香：（在房內。）你這兩天太累了。……呵，不遲，你起

來就走吧。（雲香用繩子提着一簾東西出房門。隨即

表出一付極担，把兩簾東西挽上扁担。）荷花，我去了

。（挑上担子從前房門下。隨後荷花頭髮蓬鬆地從房門

走出，左手扣衣服，右手拿着一把手槍。走至堂中央，把手槍放在桌上，就用右手去理頭髮。）

倩花：呵！這老傢伙還祖宗來囉，（呆了半響，傾聽了一會槍聲）啊！他們和日本人接觸了，正打得凶呢。笑甫老頭可憐英雄一世，料不到葬死在你平日瞧不上眼的拐牌手裏。你倒寧死在地下還有陰靈，今天晚上就顯靈……（聲音顫抖，隨即從桌上拿起手槍，到燭光下去檢仔了一遍，從腰裏摸出子彈裝入，然後將手槍塞入壁旁的衣袋裏，扣好衣服，抖擻起精神，又對上樓上的「真似」看了一眼，便堅決地往大門走去了。當她開了大門，並舉步踏出去的時候，忽然又退了轉來，呆看着門外，）君楚。

君楚：（上。）啊！他們和日本人打起來了……你聽！你聽……！你今天是多麼美麗動人啊……你就像戲台上的武旦。（色迷狂的樣子。）倩花！倩……倩花（哀求狀，兩手在胸前摩擦着，他底聲音顯然是因痛苦和驚駭而恍惚了的，此刻的數字正好像還沒有能夠趕走他底悲哀與驚慌，是不自然的。）

倩花：呵，我有很要緊的事，等下再談罷！（要走的樣子。）

君楚：（攔住倩花）倩花你到那裏去？我知道你又是在這裏。這兩天，你為什麼躲着我呢？

倩花：我有事去，請你原諒我！

君楚：我知道了。我不能讓你去的。屋內有人麼？（把倩花
攆入屋內，自己守在門口。）

倩花：只有幾個小孩子，全睡覺的，請你不要嘈醒人家。

君楚：請，……你，你這樣美……我底心靈在你身上。我不
能讓你去尋死的。

倩花：我怎麼會去尋死呢？你又來胡鬧了。

君楚：我胡鬧？現在你倒像是天天有要公在身的大人物了！
總是幾天的工夫呢，倩花！一個禮拜之前，你還是只
會坐在我懷裏的小娃娃；你為什麼變……變得這麼快
……什麼都變了！

倩花：自從向隅串通日本人把老賊殺了之後，我就變了。

君楚：我知道……

倩花：只有像你這樣沒志氣的人，才永遠都是不變的。請你
快讓我走，我沒有工夫說長道短呢。

君楚：我沒志氣，愛甫真的又不是我底什麼？倩花！外面打
得這麼厲害，你跑到那裏去？愛甫死了，你不是正可讓
我包辦（包辦即是獨占的意思，）麼？你為什麼要這樣
瘋瘋癲癲？你不想想我……我底心快爲了你碎了！

倩花：呸！你現在真要癡人說夢，想包辦我呢……我底心已
經給愛甫老賊帶走了。今晚我要去給老賊報仇去。偷麼

你是男子大丈夫就跟我來，聽我宣吩咐，那麼我以後還是你底……

君楚：我不要聽你這一套。倩花？世上那有男子聽女子吩咐的呢？你底志氣我很佩服，可是你不要被人利用啊！你到底是女的，見識不大，其實，我這那一點比你不明白些呢？像這國共慌馬亂的晚上，白白去送了死，有什麼意思？

倩花：我倩花那一說比不上你？你除了會做官，我看就是個廢物！

君楚：我並不要和你爭高低。長面看之，你去跟向福說辭是失算的。

倩花：為什麼？

君楚：向福如今是兩面游擊隊底司令。銀錢兩面有得拿，兩面都不合打他，安安樂樂……我們倆雙雙兒……倘要是……到他那裏享福，不正是人間神仙……

倩花：（不待他說完，馬上插上去。）呸！你不要面皮到這涉田也！快跟我走！（要走。）

君楚：你不要忙，聽我說呀！（將倩花推開。）

倩花：我知道了。你給我快跟我到他那裏去享福罷！不要來煩我！（扭住君楚，想奪路而走。）

君楚：（攔住她，）倩花！倩花你不要生氣！我不能沒有你

的，我……我一切……一切都是爲了你啊！有許這樣如花似玉，真叫我心……疼！我……我什麼都……

倩花：你忘了老張是他向福幫同日本人來殺掉的麼？他要謀老張底家私，下這樣毒，毒的心……你道沒出息的！怎麼配得上和愛市共夥（共夥頭之意。）呢？好，你想得如意，老張死了，你只好把我包辦了去享福啊！老張告訴你，我早知道你原來是這樣貪生怕死的鼻漢，我底屍骨願讓狗去咬呢。

君楚：你罵吧！你打都可以。我……我那裏不想到愛市的可憐呢……可是……倩花啊！我也是爲的你啊！我們沒了向福往那裏去呢？……打日本人麼？死路一條，……打中……中國人麼？也……也是死路，只有……只有跟隨向福，……兩面……他，他底路子是好的，兩面拿錢，兩面不打……倩花，（努力想定下神，打起勇氣要說服她。）倩花將來……將來總是要和平的……

倩花：和什麼平，我不曉得。我只曉得向福謀得去老張底……我底家私，我就叫他不清淨，看他能不能享福。（拔步想走，又被君楚拖住。）

君楚：你的心是石頭麼？我跟你說，（越發打起精神）和平這兩個字就是官話，就是政治外交上的術語。和平就是議和，將來中日兩國總是要講和的。我們中國的和平之

門還沒有閉……這話說來長了，你就不煩啦。這是大勢……你們女人，就不曉得大勢，只知道報仇，出氣，這是要吃虧的。蓋——大勢所趨，將來總要講和；中日一和，打過日本的，日本一定要求懲罰，這是要吃虧的。打過中國的，儘管他是中國人，他總不能到外國去，歸根結底，中國對中國人是能出一口氣的，也是吃虧。只有倭拐牌一樣，兩面不打，兩面拿錢，現在賺得享福，將來和平了也是兩面討好的。至於……至於家私呢，我不是也有不少麼。

倩花：我不管這一套。我也不管你敲榨窮苦人得來的一點臭家私。

君楚：說是不管，可是你知道孫家他們是什麼人麼？他是和中國兵聯結起來抗日的。正月裏從這裏經過的那個第×軍派些人來了，秋英和趙村裏的還有許多人，就在裏面，他們想和你們弄什麼游擊隊搞日本人底亂。這還不是到老虎頭上去摸汗麼？你跟他們一道就算抗日，那將來日本人就不能饒你了，再呢，向隅是日本人底游擊隊，又算是中國人底游擊隊，你去打死他，將來一定日本人和中國人都恨你的，那你还想活命麼？

倩花：你不用騙小孩子，我今晚正是代表中國人底游擊隊去要拐牌爺他底手下人幫我們去打日本人呢。這我知道他

是做不到的。他謀死老成，佔去我底家私發了家，那有不享那骨去跟日本人拚命的道理！他一定不肯的。那麼，待他說出半個不字，我敢請他去見閻王了。說得做漢奸縣長，向朝陽朝外表上雖然做兩面游擊隊，骨子裏誰不知道說他是他底漢奸，他做兩面游擊隊，不過須要他底手下人罷了。實在講，他是幫日本人的。我們什麼都佈置好了。就你今晚要解決他。

君楚：那麼！呵！你是完完全全被他們利用了。你說有一天被日本人打死的。你總是不被打死，將來一和平，日本人也是要求懲罰你的。你可憐我一片真誠吧！你倘若有什麼不準，叫我怎麼活法？

倩花：打日本人的幾千幾萬，要個個都懲罰，也罰不了這許多。你趕快跟我走。他們打得這麼天翻地覆了，我還在睡呢呢！（要走。）

君楚：（痛苦並感到說服她的無望。）你一定要走，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扶抱倩花，）心肝……心肝，請你看我底心呵！（扯胸，）我底一片愛……愛你的心！（哀求的樣子。）

倩花：你再煩，我要喊人了。

君楚：可是有現成禍，你不和我一道去享，反而要去破壞它。
• 你是什麼居心！（痛苦得面肉起皺紋。）

倩花：因為我底面皮沒有你這樣厚，能夠「談笑作樂」。

君楚：穿這就是破壞我，和我作對，你知道麼？

倩花：和你作對又怎樣呢？

君楚：呵！我又能怎樣呢？你不知道你自己？你……你今日到底是怎樣的？我何須煩惱哪！

倩花：我沒有工夫說空話，待我回來，我們再談吧。（這時

君楚欲登門上，倩花乘他不備，拔步就走，君楚急忙一把抓住她，他就一頭栽下，用雙手抱住她底脚去。）

君楚：倩花你看我底心吧！你……你……你為什麼這樣心腸硬呢？我……我是愛你……至少……少不再嫁的，你……我不會讓你去……你去，你去是只有死的……你想想看，你千萬不要……不要被人騙……你，你拼得過向頭麼？

倩花：你不要管我！君楚……你現在為什麼變得這樣呢？
君楚：我……我……現在……我……我什麼都可以……我……（只要你……倘使你……你要去，就先打死我吧！）倩花有點軟化的樣子，呆看着他。）好容易我今天身和，才能和你……和你兩人一道談……呵……我三番四次和你說……現在我……我連找你都……還……還……還……不容易……

倩花：你要怎麼？

君楚：我要你回心轉意也……也是今天……你，你要我死……

……也是今天了。

倩花：……

君楚：（見倩花軟化，就趁勢進一步，但此時，他底神經已因着更加慌亂了。）你有手槍麼？手槍……還是快點拿來打死我吧！（倩花聽見手槍二字，立刻覺醒過來，一手攔住手槍，一手攔住君楚底頭，用力想掙脫。君楚怕倩花遁去，全身顫抖，只知死命一般抱住倩花雙臂，倩花此時已完全從迷惘中覺醒，回復了理智，想到時間已過，心裏一急，便把君楚掀在地上，自己也被君楚扭腕，給攔倒了，就在地上和君楚扭打着。但君楚一面扯扭着道，一面口裏叫磨「心肝」，神志早已昏迷，力氣更是沒有，所以一霎時之後，倩花便覺他手裏揮脫，透之夭夭了。君楚失了倩花，心裏又急又狠，正想站起身追上去，可是眼前一黑，便一切都不由自主地又軟倒在地上了。同時他聽見有脚步聲，好像有人走來，他便無奈何地聽其自然，閉上了眼睛。雲香伯進來。）

雲香：（驚訝。）呵！是誰？怎麼了？我是說屋裏變得厲害呀！你……是誰呀？（跑去扶君楚。）

雲楚：伯爺！是我……

雲香：呀！錢老爺……又是你哦，你怎麼？你又是找倩花呢？

君楚：我不是，伯爵！你找我起來……呵……我沒……沒有氣……我……我傷了……

雲香：這是怎麼回事，老爺？你是從火線上來麼？（扶他）。

君楚：伯爵……我……我心裏不忍……我雅……經過呀！我正是從火線上來……我……我看……他們打的……並且……且，伯爵……我……我指揮他們打的……我打的並且……我打起來（加重），比我們的什麼人都勇敢呀……呼，你還老太婆！你不想識我麼？我是你底長官……

雲香：是的，老爺！

君楚：呼！抗日！你知道……其實都是我領導的麼？我……我是抗日的長官呀！（加重）。

雲香：是的！老爺……你還是站不穩吧？

君楚：啊！我太累了！你扶我到你房裏去……去讓我睡一睡吧！老爺子……你……你認識我麼？我……我才是你底長官。

雲香：（扶他一步步走向房子。）我知道的……老爺，你是中國人底官！

君楚：中國人底官？呼……我是積極領導抗日的呢！（加重），可是我不忍看人民受難呵！（加重）。呵！我心裏

羅通：……我……我一點力氣……都……都沒有。

雲香：你怎麼羅過？是什麼回事呀？

君楚：我……我眼看著我們底許許多多青年死了……死了，
死在過火災……我們底許多村房眼看……看就要糟塌
完了……這還不是糟塌老百姓麼？

雲香：是呀！可恨的日本鬼子！

君楚：這都是游擊隊底罪惡呀！……國以民爲本……這……
這。他們游來游去，把人民糟塌完了……這，國還有得
不亡麼？

雲香：呵！你太吃力了，老爺！這裏是房門，我們底房裏很
不像樣的……

君楚：明末的流寇正和他們一樣游來游去，所以亡了明！呵
……我……我心裏很……很難過……我……我不忍看我
底人民……只有我……我才愛你……你們人民哪！（雲
香扶着他跌進房門。）

雲香：（在房內），你睡睡吧！就在這張床上。

君楚：（在房內）。好！我要睡一睡……我要靜……我心……
……心裏好過！你去，讓我一個人想一想吧。

（二弟手裏端着一個燈籠，扶着申殿叔從大門上，申殿
叔比以前瘦削許多了，他儘着背脊，口裏嘆氣聲！好像是
久病之後的樣子。）

二孃：你們還沒有睡呢。有人在家嗎？這樣的晚上，不會睡着不醒吧？

申藏：哦呀！他們幫大塚塚做什麼？（雲香在房內開「誰呀」）……喀……喀喀！

二孃：我們，伯哥！

申藏：你們掛「真似」做什麼？喀喀，又沒有過年！

雲香：（走出房門）。哦！申藏叔和二孃婆！你們也起來了？不睡覺？打起來沒有多久呵……這邊坐一坐吧！（拿凳子給他們坐。申藏叔好像巴不得早一刻坐下休息的樣子，隨手把凳子拿過來就趕快坐下了。隨即咳起嗽來。二孃也趕快拿一條凳子到申藏叔身邊坐下，就沖手給申藏叔捶起背來。）

申藏：還這……喀……喀又是怎麼了……外邊真的打起來了呢……唉，伯娘，你聽見嗎？啊，這個……喀，這村子瘋起來了！是什麼回事？走到那裏都好像是在蜂窩裏似的吵鬧呀。

雲香：啊！申藏叔，今天晚上是輪到我們去回天駐在錢村的日本鬼子。我們橫豎不希望好日子了啊！……這麼冷的天氣出來，要着涼呢，讓我把火盆拿出來，（轉身入房。）

二孃：不要費神！伯哥！（雲香把一個西方的洋鐵火盆捧出

出來放在申藏叔身邊，隨即自己拿一條凳在火盆邊坐下。

○) 孫家和他底爸爸也去了麼？

雲谷：烘火，冷哇！(拿火筷點開火，)他們也去了。你們聽槍聲！他們一定趁他們不備，他們打一個落花流水了。

申藏：喀……喀……喀，不要提了，(二嫂替捶背)。啊，我底媽哇——伯伯！打日本人，你們這勞「真似」做什麼？

雲谷：申藏叔，我們要希望祖宗保佑呢。我們再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安安樂樂在村裏拜祖宗了。

二嫂：他們準備它日本人再派兵來，那就退出這村坊呢，你看不是真的麼？日本鬼子倘要再來，不走那還了得？

申藏：喀……喀……

雲谷：我們把什麼都藏起來了，藏不起來的都毀掉。我們作算他們再派兵來，那把讓他們進來喝東風吧！我們連水也不給他們吃。一定要餓得他們抽掉筋，打得他們哭爹娘！

二嫂：伯伯！你給他和你們一道走吧！你看，他到如今還是什麼也不相信！

申藏：你叫我看秋英的——喀，秋英呢？……(二嫂趕快向雲谷取眼示意。(她正月裏跟軍家走拉，說也不和我

說一聲，現在跟軍隊回來，她不來看我……我倒一定要看她去！

雲香：（知道又是耍地，對申藏叔。）秋英昨晚是在這裏吃晚飯的，她才到就忙得要死，她天天說要到家裏去看爸媽……大約是昨天她在二媽和二媽見過面了……後來就又忙得沒有去看你了吧？申藏叔，她等下說不定會來的，我們坐著談談天，等下她不來，叫邊花去叫吧。

申藏：我也不要看她。她見過她底媽，還用得着見我爸爸？我曉得又是你（對二媽。）騙我的，喀喀，我不要和你們談。你們無非是叫我走就是了。

雲香：申藏叔！日本鬼子在城裏幹的事，你就算不相信，前回那十二個日本兵到我們村裏來殺人，姦女人搶東西，你是親眼看見的。……那還是第一次呢！……申藏叔我們底縣城只失了七八天，日本人差不多四鄉都去我害過，以後他們那有不想再來的道理。

申藏：我怕什麼？……喀……喀（二媽聽他咳嗽，就給他捶幾下背。）我現在兒子也走掉了，女兒也走掉了，（忽然掉頭對二媽。）喀喀喀，我總算上了你的大當，女兒，兒子都是你從我手裏騙走的！

二媽：是我叫他們走的麼？

申藏：是你慫恿他們，才有今天這步田地的！

雲香：嗟呀！申藏叔，你要想得開一點，翠澤那麼大的人，你難道真的鎮得住他麼？秋英大姐呢，這回我們大家都討了底福，沒有婚和別的許多人正月裏加入軍隊，如今又和軍隊一道到我們這裏來幫忙我們，我們那裏一時動彈得起來？

申藏：秋英是不願意我給他作主的罪事，可是弟（指二嫂），也正和秋英一路呀……喀喀……喀，翠澤呢，沒有她惹起，我管也不用得管的。伯姆，……喀……你是知道的，……喀喀，翠澤平日多麼聽從我呵！

二嫂：我惹起他什麼？我難道不歡喜他好麼？

雲香：申藏叔！二嫂也確是一片愛子女的心……

申藏：翠澤給……捉了去，喀喀，爲什麼要我……喀，要我去求二叔呢？喀……喀喀喀喀……喀……（氣忿甚。二嫂又替他勸解。）

雲香：你底兒子，當然總是你去求人囉！這些事都不必提了。申藏叔今夜我勸你在這裏烘火，等下就可以聽聖消息的。說不定翠澤和秋英都會到這裏來和你會得見的，我們要走的話，你帶着兒子女兒跟我們到國圓圓一道走好囉！申藏！我雲香決不會害你的。

二嫂：對了！跟着伯姆，總是不會錯的。

申藏：不會錯！喀，我現在橫豎只剩下這一條苦命了，喀喀

！由你們怎麼擺佈！唉……我們村裏只得得自己的人不爭氣，生出向福拐腳這種人。倘使我們自己底人不私通日本，你死，像胡家墩那麼樣，日本人試了好幾次也不敢進村子。

雲香：怪不得手下人不肯到日本人那邊去呀！要不是，這村裏一定連孝本婆也躲不了丁。

二媽：還不是，誰說是向福通知日本人早回去的。

雲香：是呀！向福底手下人看召氣不過，差不多動手殺日本人了，向福才怕起來的呀。

申藏：就是因為那一次，向福底手下人防着要走的緊！喀喀！

雲香：還不是，所以他只好騙他手下人說他們要做中國人底游擊隊了。你看變得多麼快！

申藏：怎麼能夠變他變呢！喀喀……我們好不承認，叫他手下人放掉的……你看二叔死得多麼苦，就是他謀二叔底家私……喀……喀……這，個天埋不客的東西！

雲香：我們也將計就計呀！申藏叔。他手下總還有些頭蛋跟他的，我們要先籠絡住他，即使日本人少些幫手哇！

二媽：怎麼能夠搭得住這種流氓呢？

雲香：（小聲）。我們答應承認他們是非轉嫁，叫他手下人不散……還到了那錢給他們呢？

申殿：（大驚）這是什麼意思？喀喀喀……錢也是伙英他們那個第X軍貼出來的麼？

雲香：是他們借出來的，我們那兒有錢……我們以後可以向政府先生報銷的，因為這也是爲民家用的錢，他們說。可是我們對向福也有條件的呀！我們要他們不到日本人那裏去。只要他們不幫日本人打仗做事。

申殿：（冷笑）。我早說你們是沒有什麼用的。連一團向福也這麼怕。喀喀——哼，還拿錢去給他招兵買馬麼？

雲香：你聽今晚吧！我們只怕日本人來幫助向福，一下子不敢動手啊！

二嬌：日本人就在錢村，這裏有槍聲，他們都聽得見吧？

雲香：是的，你看他們在錢村打，我們這裏聽得清清楚楚的。我們只爲的要把向福過幾天如意日子，讓他享福安樂，我把什麼也忘了。待我們準備停當，要收拾錢村日本人的時候，他也不要再享福了……

申殿：那麼，今夜該是他底時候了吧？

雲香：正是的。我們的人正在錢村打日本呢。（低聲）你們不要怕，再等一等兒，就要和向福算賬，村裏怕也免不了點整頓吧……向福是馬上就好解決的，不要怕！

申殿：這樣麼？這樣麼？（有點慌狀。）我底……底兒女……唉，這麼兵荒馬亂的時候……今夜……今夜，福河也

在錢村打日本人麼？（又是一副愁容，二嫂也有點恐懼的樣子，沒有說話）。

雲香：你放心！申藏叔！你底兒女不比別人，是很靈活的。

申藏：（苦笑）。喀喀喀……喀……伯母！子彈還由得你靈活麼？你說得輕……不過事到如此，也無法了。

雲香：申藏叔！我們都靠天保佑，上面有祖宗，不要緊的。我們大家日後都會團圓的……（聲音顫抖。）你看，孫家和他底爸爸要去，不也靠天保佑麼？

二嫂：是的，要靠天保佑啊！

申藏：靠天……呼！（對二嫂含怨地看了看。）再看你自己靠什麼！（邊花從廚房門上。）

邊花：媽，統統埋好了。孩子們沒有醒過麼？

雲香：沒有醒過。哈哈，小孩真是好睡哪，原來是那個縣裏的錢老爺……我說是怎麼回事呢？跑進屋一看，原來是他睡在地上呢！……

申藏：怎麼回事，錢老爺？
邊花

雲香：我也摸不清楚，他說了一些愛百姓騙，心裏不忍，夢過醒，我扶他到床上，他就蒙頭蒙面睡到被裏去了。大約是到火線上受了驚吧？哈哈！

二嫂：邊花來些，烘烘暖吧！你在山上……

雲香：哦，邊花，我同你去把食鍋起出來，我們是趕快把

這些事做好的。（說着立色身來，但回頭看見中藏悲愁的面容和二嫂一付祈求的神情，不覺趕快轉口安慰他們說：）邊花，趕快把事做好，等下翠澤，秋英大姐倘麼還不來的話，你去找找他們吧。

中藏：你們……喀喀，真的連食鍋……唉！……

雲香：二嫂偕中藏叔坐坐吧。我幫邊花弄好就來偕你們談，

（和邊花一道向廚房走去，忽然又停住道：）你們聽，你們聽得麼？槍聲遠去了……稀去了……是怎麼回事？

邊花：（聽了聽說，）咳……好像是的

二嫂：（邊花與雲香入廚房。）

（靜默片刻，上橫的人紅淚仍流着眼淚，燈光閃爍着。）

中藏：瘋了，（先是低頭對着火爐。以後漸漸抬起頭來。）

真的是連食鍋都翻身了。……我好容易把兒子女兒養到這大，給他們讀書，現在他們都走了……喀喀……我底翠澤，我底秋英，平日都是滿聽話的，這整個月來，可恨的日本鬼子……喀喀喀喀喀喀喀（二嫂趕快給他捶背。）我日夜做着夢……我想，我底年紀也差不多了，大約是不會再生小孩的，滿希望秋英和翠澤馬上就可以給我底夢做圓滿了……喀，翠澤是今年就可以結婚的，我們把什麼都準備好了……秋英呢，只要翠澤結了婚

我就有工夫後抱了……咯……咯，我給牠定了婚，並就使不高興吧？牠是聽話的……我什麼也不希望……我底天我所要求於這個世界的，我底唯一的夢，就是安居樂業（加重聲音。）……咯咯咯咯咯我希望抱着孩子……我希望每年積蓄一點，老小一家不受凍……咯咯咯咯唉……不挨餓，再呢，另外造一棟新房子。我們住在那裏……永遠的住在那裏……這，這一切，在我底口袋說出來都不算奢望的，我已經把基礎都打好了……我……我只待嫁了秋英就無法過日子了……我什麼都不想，唉！（仰頭看了石上橫壁上的「真似」）我除不過希望坐在我底餐桌旁邊，於我底子媳一家，永遠不要走開……這一切，這說來只是一個多麼小的願望……我……我只要不回去人家，做人便……便很有味了。我好比一個燕子築巢一樣。累年……累月，日晝夜的到田野去把一顆顆的泥啄來，啄來沾一個巢……我所想沾的……我想沾的只是這麼小的一圓，一個巢呢。咯咯咯咯咯咯咯。

二姑：啊！你自己想開點吧！近一個月來，你看你自己瘦了多少了？你還算沒有生過病，可是看起來，你好像生過大病的人一樣，這麼瘦。這麼瘦得厲害……這都是因為你底心太勞，太也不開呀！

申蘊：我，叫我怎麼去想開？我……咯咯！我好不容易積年累

月像爛泥，快快就要想把這爛泥果實好了，可是喀喀喀喀道……這，一事突然破裂了！連二叔也死了……一夜工夫，一夜工夫，只因為日本人一來，一切都變了，他死得這麼慘！這不是比天掉下來還可怕麼？這些日本人真是畜牲！他們只來了這一次，喀喀……這村裏就像洗過一樣……什麼也找不到了！（握緊拳頭。）這，這就是毀滅！啊！（又軟弱了。）他們為什麼不把我殺掉呢？我已經好死了，我什麼都沒有了，我已經不想做人了，再沒有什麼意思呢？日後難道討飯過日子麼？我不是女人，我不怕毀滅，讓他們來燒我的房子，來殺我吧！你……（指二姑）你跟他們走吧，我呢，我願意用我底全生命來保護我底願望，我底果；我要，我要做母親，英雄一隊，用我底身子去保護我底夢想，由天壓下來吧！讓它一直把我底骨骨壓斷了為止吧！

二姑：我們，秋英和翠萍都要救濟的！你不要這樣啊！你這樣自苦自憐，會把自己弄死的！

申廠：你們現在還來我什麼？你們已經各有各底路子去了……我已經，我總算白做了半世的人，我底一切，我底……，完全由你們顛覆了。現在我已經完了，喀喀喀……我也不希望我做人做完全了，可是你們去麼？日本鬼子這麼黑了良心，我從前是怎麼也不相信的……我總說一

朝天子一朝臣，天下盡管換，生意總是可以做的……像我們這樣……我們這樣一個老百姓，我們，我們只不過求一飽呵，又不和人爭天下，也不和人爭高低，爭位置，怎麼會料得到我們底日子也要過不去呢？喀喀喀喀喀喀喀！我難過！日本鬼子到了我們縣裏，現在我當然什麼都見到，聽到了……可是……你們走吧！我是不怕的！就讓我拚掉我這條命來保護……來保護我底殘餘吧！還有一絲殘餘，還有一絲殘餘，我都要保護的。我們底土地在這裏，我們底（說得很急）親戚朋友在這裏，我們底什麼出產都在這裏，我們走到那裏去呢？到別地方吧，舉目無親，帶着的錢一用完，那是半個毛錢也借不到手的！我不走的，我不走的，日本人來就拚吧！喀喀喀喀（把頭埋在雙手裏幾乎哭得喘不過氣來。）

二嫂：（趕快替他捶背，）你个留點！你這是做什麼呢？

中陵：我們底祖宗（手指上橫壁上太監說）。今天晚上也不能不哭吧？這村儿紛紛擾擾，全都是中魔似的了。可是我有我底主張，我不用走的。（雲香上）。

雲香：二嫂，中陵說怎麼？（忽然村內一聲拍擊，隨後拍擊大作）。

中陵：怎麼回事？啊呀！（跳起身來）。

雲香：啊呀！打起來了……（愣呆了一會兒。）不要怕！一

定是和向福打起來了。

（君楚在床上聽見槍聲大作，一骨碌跳了起來，闖出房門，口裏叫着：「不好了，不好了……逃命呀。」蓮花也因聽見槍聲，放下手頭的工作，從廚房門跳起進來）

君楚：往那裏逃呢？日本人打來了……打來了！

（他跑到門口又退回來，全身打戰）。

同時

蓮花：怎麼了。媽？

雲香：不用怕！錢老爺呀，你不要這麼怕呵！

二姑：天保佑我底秋英，我底翠澤……（默祝的樣子）。

同時

中叔：不要怕，這，我看也不算什麼呵，……

死就死吧！（但他內心顯然有點慌亂）。

二姑：（爲的安慰中叔叔。）我不怕的，只要天保佑秋英翠澤就好了。

雲香：（對君楚揮着雙手。）老爺沈住氣，不要亂，亂就壞事了。這一定是和向福打起來了，不用怕的。

君楚：怎麼？是和向福打麼？（面孔顯得蒼白，頓着足。）
這一定是，一定是倩花幹的！……的……她再完了……
完……

蓮花：剛才槍聲不是稀去，斑去了麼？

雲香：是呀！剛才槍聲稀去，起來是錢村的日本人敗了。重

會兒一定是收拾河蟹……

君楚：拍呀！真的麼？真的麼？倩花這孩子。這孩子，她搗鬼咧！她破壞……（頓脚。全身发抖。中藏叔在屋內走圈子。）……她……她……她……（要哭的樣子）。

雲香：爹（拍母愈緊）。有天我拍的……錢老爺，你放心！（急走到門口去望了望。蓮花也跟在娘背後）。

君楚：她……她……她……她要丟死啊……（忽然一顆子彈從天井裏掉了下來，拍一下，打在君楚身邊。君楚大叫一聲，掉頭倒在地上）。我死了，死了……打死了……（在地上亂滾。雲香和蓮花驟得立刻跳轉身來看君楚，中藏叔和二媽也一齊圍上來看）。死了……倩花……倩花……我底頭呢……啊呀……頭呢？頭呢？

中藏：人心不古，受災的日子來了……這叫着災蟲！（用力咳嗽）。

二媽：菩薩保佑他！（屋外奔地壓擾聲很大）。

雲香：菩薩保佑他！

蓮花：他甚寂寞有勁罷！

二媽：他痛呀！（聽得見槍聲裏傳來一片喊叫，隨後槍聲停了一下，又急急響起來）。

雲香：你們聽聽，在喊什麼囉……

中藏：你們自己怕。還是錢一錢好罷……不要這麼大意；站在這裏……等下也會吃彈子……喀喀。

二娃：啊……是，你躲一躲吧！

申藏：我躲什麼？我也好死了。你躲呀，進房裏去！

雲香：是的。你們還是進房去吧！

二娃：我不要躲。（君楚仍在地上打滾。）

蓮花：地上一點血都沒有……他沒有打中吧？（這一句話喚醒了大家，才都注意看了君地上。）

雲香：是呀，怎麼的。錢老爺……你活着的。

君楚：我死了……我底頭呢？（停止滾動，但還是雙手緊掩着頭。）

蓮花：哈哈……你不是說話都很真的麼？（申藏和二娃都苦笑。）

申藏：你真好玩。（不耐煩的樣子，咳。）

蓮花：你底頭在這裏呀（用腳踢踢他的頭）。

雲香：蓮花，（以眼責備她）。你底頭……不要滾上下。（說着去把君楚捧着頭的雙手拿開）。老爺！你底頭不是在這裏？快起來，你沒有死！（扶他。）

君楚：……（壓着說不出話來，眼睛睜得很大，大家都笑。）

申藏：（心火煩躁的樣子）。你……不不要裝死！我們底兒女在拚命呀。喀喀喀……你這寶貝！

君楚：（甩手指指心）。……死……死……（這時槍聲忽然

稀落下去。)

蓮花：少去了……媽，你聽，槍聲少去了……（可是屋外鬧聲更大。）

衆人：少去了麼？（拍擊果然更見稀少，隨後就只聽得見稀聲零星的槍聲了。可是正因為拍擊一靜，鬧聲就更大，連呼口號與叫罵聲都歷歷如在門外。君楚聽見拍聲一停，立刻從地上跳了起來，哇哇的哭叫著。）

君楚：我底倩花……倩花她一定死了……（更哭得噉噉向門口奔去。）

雲香：（忽然歡叫起來。）打勝了哇……一定是勝了，老爺……你不用去，倩花一定打勝了……我們去看看……

君楚：勝麼！……誰勝……你們麼！決不會的……我們還是趁現在沒事停的一刹那逃呀！倩花一定死了……不用說的……（又哭）。可憐……（哭喊著奔出門外。）可憐我的倩花……你白白……（下）。

蓮花：是真的……麼？媽，讓我去看看？

申藏：你們不要想得太如意呢……噠咯咯咯……說不定是我們打敗……日本人就要上門……咯……咯……

雲香：申藏叔，你在屋裏陪二嫂，讓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二嫂：伯翠！秋英是去打向福的呷？

雲香：是你底女兒領路呀。（向門口走。）

申耀：什麼？什麼？（驚訝）。

二雄：（忽然勇氣很大地昂了昂身子，一把拖住蓮花。）我們去看看，我去找我底狄英就……

（和蓮花一道追上雲香。這時叮伯背負着倩花，背後跟着任茂和哭喊着的錢君是從大門圍上，把牆柵撞倒頭了。任茂和叮伯穿的雖然是平日的短裝，但身上都綁着子彈，掛着槍，是全副武裝的。任茂的底亞衫是綢絨襖和綢褲；從這一點上，比起叮伯補釘處處的短衫來；還可以看得出幾日之前，他們身分的差別，可是現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衣服上都加上同一的武裝，與泥污，顯得沒有什麼隔膜了。倩花歪歪地睡在叮伯背上；偏着頭，半邊面上全是血跡，眼睛閉着，鼻孔裏張着血花，她底傷非常重，把叮伯背上和褲上都染上許多血痕，有時還有血從倩花衣上或腳上滴下來。錢君是一邊哭更加哭得厲害。他在路上確實知道向關已經被打敗，所以雖然知道戰事可以暫停，沒有日本人馬上殺來的危險，但大了膽，可是向關這條路子從此斷了，加以眼看倩花傷重，不禁加倍傷心，悲哀得無以自存，他一進門，就讓自己倒在地上哭了。

雲香：
二雄：啊呀！怎麼了？

茂：（很興奮地。）我們勝利了。

中藏

蓮花：什麼？真的打斃了麼？

太姑

雲香：那室向福呢？

茂徽：打死了！（君楚聽見這話，哭聲更大。）

叮伯：快點！快點把爐子和凳子拿掉！（中藏反，二姑，蓮花和雲香口裏悲喜交集地嘆息着，急忙一轉身就把爐子、凳子搬過一邊了。連把室中去的方桌子抬開，空出了一大片地方。）

茂徽：放下呀！快點。（這時屋前屋後比從前更騷動，聽得見許多脚步零星地奔跑的聲音。）

叮伯：（連聲着。）不行……放在地上不穩。

雲香：放到房裏床上去罷！我去叫孩子們進來。

叮伯：不好，血太多了。

中藏：哦，還是搬下門板來吧？

茂徽：對了！門板頂好。（中藏已去背著門板了，但他壓得厲害，沒有背得下，茂徽便趕緊跑上去把門背了下來，跪在池上。雲香和雲蘭清從叮伯身上把仙花抬到門板上，不放落。）

雲香：是怎麼受傷的？在什麼地方？還有氣麼？我們……我們……

叮伯：跟我去拿止血藥！（說着，立即從對面門跑了出去。美

茂薇：她胸上受了一搶，頸領子裏，受了一搶。向那這王八打的。你們快把她的底衣服解開來！

（房內的孩子終於被吵醒，哭起來了。邊花趕快進房去。）

雲香：邊花，不要讓小孩走出來呵！他們看見血人怕的。

（君楚又坐到金花身邊來，但哭聲低一點了，嗚咽着，口裏說些什麼。）

茂薇：你（指君楚。）怎麼了！你怎麼了！發瘋了麼？

君楚：只怪得你們……你們抗日……現在，金花呵！金花你為什麼不聽我底話……呢……

（這時金花底衣服已被解開，二嫂從廚房裏取出一盆水來，把金花身上的血跡洗去了一點。）

中薇：你這樣噪她，（指金花。）她還過的。

雲香：老爺！你該要像一個老爺呵！（正在找金花底傷處。大家都集中視線在看她。）

茂薇：你這樣太失我們做官的人底面子了……你這醜東西，（扯君楚底耳朵。）走開點談我們救金花好不好！

君楚：（完全顛倒似的。）我……你們把我也弄死吧！（呵伯手裏拿着一包藥遞上。）

叮伯：呀。這位活寶貝，請他（指君楚，）走開點好不好？

茂薇：叮伯你莫管他，他已經不像一個人，變成中國人底恥

靜了。你快把受止血就來，我走了。（房內小孩在笑。）

雲香：你還要走多快麼？（屋外現在稍靜一點。）

叮伯：你等我一下，我馬上就回。

二娘：你看見翠萍和秋英了麼？

同時

茂發：秋英打得真好！

叮伯：她胆量真大。

君楚：茂發，你慢一步走！

茂發：有什麼事？

（這時忽然有四五個武裝農民從大門口伸頭來問道：
「去殺日本鬼，喂！大家去！」便忽忽走了。
大家聽了，益發興奮，雲香甚至追上了一步，想問
他們一聲，可是他們已走掉了。）

君楚：我停了，不能和平麼！我底什麼都被你們弄掉了！

茂發（嘲笑地。）你還不介醜的東西，現在還來說和平……

你怎麼對得住她（指荷花）呢？（衆人都不自覺地一笑，表示不齒的神氣。）

君楚：我實在不忍……不忍看……這些畜，畜從前你去送
他……白送性命的！

叮伯：他說的又是什麼官話吧，我一點不憤，你急什麼，不
和他談一談麼？（丟下手上的事，站起來和茂發馬上向

大門奔去。）

雲香：啊，……我也走啊……（旋轉着想找尋武器。）

（有兩個農民，一個手裏捏着兩把斧頭，一個手裏捏着一把矛從大門奔上，巧和茂發叮伯碰一箇滿地，叮伯茂發二人都喊了一聲，『啊，怎麼這樣亂糟？』都站住了。）

農甲：你們還呆在家裏做什麼？日本鬼子給我們打敗了，大家快放下別的事，一齊追上去把他們殺盡！

農乙：還有受傷的要救，日本人丟下的東西，真好女人去收拾。

雲香：我們在家裏埋東西……弄得沒有去成呀！

農甲：現在不要埋了，等會再說吧。）

農乙：向胡拐彎底下人全找到我們 } 同時
這邊來了。向胡拐彎打死了。

雲香：現在自然不埋了……你們拿我一下！我找不到什麼啊，……我連雞頭草也挖到山上去了。

茂發
申發：你還是帶點布去救傷吧！

雲香：我不，我不……（急得打滾罷。）

叮伯：到我家裏去拿一個鐵鎚吧！（雲香『哦！』他叫一聲，就從房門疾下。）

農甲：快些。伯媽。追上什麼人？

叮伯：倩花傷了。是地先進去問向福的，竟給向福打的呀。

農^甲_乙：就是嬌婆？（驚訝，佩服的樣子。）

二嫂：（抖擻着一下裙褲，）我也要去看看秋英。

衆人：你去有什麼用？你走也走不動。

你在這裏看看救不救得起倩花吧！

同時

申藏：你也瘋了麼？

二嫂：我要去看看翠萍和秋英的。（忽然對申藏，）我們去找找他們呀！（邊花在房裏喊着「我也去」，從聲音裏，聽得出她很急地在做什麼，同時焦躁地在安慰小孩。）

申藏：找找他們……哦……我底兒女……（自語地。）

二嫂：去吧！我們慢慢走。你們先走好了。

申藏：我們真的打拚了麼？

茂哥：真的打拚了呀！

申藏：（爲的對衆人表示能做父親的尊嚴。）我底兒女不要我父親，他們現在打勝仗，我就要去找他們麼？

二嫂：哦呀……你到現在還和他們年輕人賭氣麼？只要希望祖上有德……到底是你生的呀！（一片愛兒女的心溢於眉眼。）

茂哥：去看看你們括括叫的兒女呀！

叮伯：哈哈！申藏叔，你底女兒要比你出色呢！

農乙：在地上哭的那個男人是誰？

茂源：那廝男的是！情花不要了的……（衆人哄笑，農民甲乙不解。）

君楚：情花總算就你們這田地了，你們用心呵！

（雲香提着一個鐵匠的鐵鎚從廚房門疾上，口裏喊着「去呀。」茂源，叮伯和農民甲乙一看見等過門便一擁而出去了，君楚一個人呆呆地半睡半坐在地上，一邊吸泣，一邊自言自語。）

雲香：（對二姑和申裁叔。）你們好好看情花！（去了。）

二姑：我們也來，（追上雲香，又回頭對申裁。）去呀！（下。）

申裁：（呆看着二姑出門去了。他要想說什麼，又說不出來。呆了一會，後來忽然打下決心，追上二姑去了。他出門時，還留下一連串咳嗽的聲音。）

（君楚仍坐在地上哭泣，邊花一雙手裏提着一個搥衣用的木杆，一隻手裏提着一塊被布，用帶綑好一個嬰兒在臂上，忽然面出房門，喊着「待一下，我就沒用也好去教教他呀！」趕上申裁叔去了，臨時那兩腿跟出房門，口裏喊着「媽，」看見解家也不等就走掉，也一齊大哭了。從大門外飛到邊花底聲音：「不來來，我去找他去呀！」）

楚楚：（看見素人已去，茫然自失，默思了一會兒終於掙扎着從地上支起顛倒的身軀，收住哭聲。站了起來。）都走了……完了……倩花！倩花！我現在到那……那裏去呢？（勉強走到大門邊，想進前門去；但因無力，突然又退步，掉回頭說：）我孤獨唉……啊……倩花！你不要死啊……（捉摸著那扇尚未撤下的大門，漸漸軟下去）倩花，我真的包辦你不成了麼……關上門吧……門……和平之門呢……包辦之門呢……」（對小孩子）不要哭吧！還有一扇門呢？門呢？（軟下去，軟下去。）……哦……楚在倩花身底下……倩花……小孩們哭啊哭！（小孩們哭得大聲，暴跳着。）你們這……這……這些小鬼，連你們也這樣胡鬧，不能平靜……把……這，這死亡了的一瞬間也鬧得不安寧啊！啊……我沒有力氣了……我已經完了……倘……我，我還有可能，我要把你們（加重。）這些小鬼，你們這些中國的後代一股腦兒交給魔鬼，讓（加重。）魔鬼去把你們完全毀滅，去換得我底，我底甜蜜的，和平的，黃金似的過去啊！（靜默片刻，嗣後又聲音低而軟地說：）現在……我完了……我底倩花……我一點力氣也沒有了……我。我但願……願永遠不要……不要看見……見……你——們（軟倒）

——幕急下——

（全劇完）

作者其他譯書

下 甄

歐陽凡海合譯
茅盾

生活書店

抗戰後文藝論集

(付印中)

七月叢書

歐陽凡海

馬恩科學的文學論

章行叢刊之一

歐陽凡海

讀書生活出版社

本社新書

密約之暴露

本社編輯
定價二角八分

中國現代史常識(再版)

曹伯麟著
定價四角

辯證法唯物論(再版)

李仲融編
定價五角

筆路集(文學的理論與實踐)

王西彥著
(排印中)

抗戰第一階段

——四幕劇——

(定價七角五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歐陽凡海

出版者 石火出版社

桂林施家園30號

印刷者 西南印刷廠

桂林張家園

總經售 新知書店

桂林 重慶 貴陽
昆明 上海 香港

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布字第五一號

1940

七角五分

0.90